

訂正第十二版

戊戌政變記

橫濱新民叢報社印行

MG
k256.5
2



3 2285 1028 9

戊戌政變記卷四

第四編 政變正記

第一章 推翻新政

八月十一日復置。皇上所裁汰之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

按詹事府等衙門及各省冗員皆無事可辦。任其職者皆養尊處優。素餐尸位。腴民之脂膏。以養此無謂之閑人。正如久患癰疽。全體皆含膿血。皇上必汰除之者。以非如此則不能辦事也。而西后一切復置。實爲養癰之弊政。同日禁止士民上書。

按中國之大患。在內外蔽塞。上下隔絕。皇上許士民上書。乃明目達聰之盛舉也。而西后禁之。務以抑塞爲主義也。

同日廢官報局

同日停止各省府州縣設立中學校小學校

按中國之大患。在教育不興。人才不足。皇上政策首注意於學校教育之事。可謂得其本矣。中國地廣人衆。非各省府州縣徧設學校。不能廣造人才。今西后一切停止。蓋用秦始皇愚民之政策也。

八月二十四日復入股取士之制

按入股取士。爲中國錮蔽文明之一大根原。行之千年。使學者墜聰塞明。不識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顧炎武謂其禍更甚于焚書坑儒。洵不誣也。今以數千年之弊俗。皇上之神力。僅能去之。未及數月。而遂復舊觀。是使四百兆人民永陷於黑暗地獄而不復能拔也。

同日罷經濟特科

按經濟特科之設。在今年正月初六日。實戊戌新政之原點也。分內政外交。兵學工學理財格致六門。以實學試士。振起教育之精神。實始于此。頑固大臣等惡實學如仇。故罷之也。

同日廢農工商總局

按農工商總局之設。大畧如日本之農商務省。蓋官制中所不可缺也。皇上新設之。而西后遽廢之。不知是何居心也。

同日命各督撫查禁全國報館嚴拿報館主筆

按暴政之行。至禁報館拿主筆而已極矣。今全世界萬國中。非甘心以野蠻自居者。不肯行此苛政也。今偽詔中之語云。天津上海漢口各處報館林立。

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又云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耻。其言真堪噴飯。而不知各地之報館。皆受外國之保護。禁之無從。禁徒取笑于外人耳。是又可憐也。然其抑壓之政策。則既已充其量矣。

八月二十六日禁立會社拿辦會員

按中國近兩年來風氣驟開。頗賴學會之力。自光緒二十一年強學會開設後。繼之者則有湖北之質學會、廣西之聖學會、湖南之南學會、地圖公會、明達學會、廣東之粵學會、羣學會、蘇州之蘇學會、上海之不纏足會、農學會、醫學會、譯書會、蒙學會、北京之知恥會、經濟學會、陝西之味經學會、其餘小會尚不計其數。蓋合衆人之力以研究實學。實中國開明之一大機鍵也。今一律訪拿會員。於是各省有志之士。幾於無一能免者矣。其偽詔云拿獲在會

人等。分別首從。一律治罪。各省督撫務當寔力查辦。毋得陽奉陰違。庶使奸黨寒心。而愚民知所儆懼。彼其所以威壓士民者。無所不至矣。中國四百萬人民。何罪何辜。受此箝制。而永不能自拔也。悲夫。

月 日廢漕運改折之議

按漕運一事。徒在運南糧以供北方之食。輪船既通。一商賈之力辦之。而有餘。而國家設官數百人。歲糜千餘萬。積弊之極。未有過是者。苟裁此全部之官而聽商運。則每年歲入可增千餘萬。官民兩利。此全國稍通時務之人所共知也。特官吏因緣此弊。以營利之人太多。故競阻撓之耳。皇上方欲毅然廢之。尙未辦到。而西后遽命復之。

月 日復前者裁撤之廣東湖北雲南三巡撫

按督撫同城。互相牽制。不能辦事。徒糜俸藏。前人多有論之者。皇上裁撤。亦是整頓官制之一端。今亦復設之。蓋務盡反。皇上之所爲也。

九月 日復武試弓刀石之制

按八股取士。其可笑已極矣。至於武試用弓刀石。尤爲可笑。實以武事爲兒戲耳。皇上於今年春間罷之。而西后復用之。閉塞至是。何其可憐也。某報館論之云。武試之制。乃唐之武后所創。今西后之亦步亦趨宜也。其言亦可發一笑。

第二章 窮捕志士

漢十常侍之罪。陳蕃李膺也。宋蔡京之罪。司馬韓蘇也。韓侂胄之罪。朱子也。明魏忠賢之罪。東林諸賢也。阮大鍼之罪。復社諸賢也。無不以黨人之名。株連賢

戮大率其所謂黨人者。賢人志士居其十之七八。而株連諸人。未必盡賢者。亦居一二焉。雖然經窮治之後。則元氣斲喪。國未有不亡者也。日本幕府之末葉。亦其前車矣。今西后訓政以來。窮治維新之人。大率以結黨營私四字爲其罪案。舉國騷擾。緹騎殆徧。今舉其明見諛旨者。列其姓名於左。

李端棻 貴州省人。舊任倉場總督。於光緒二十一年。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及各省學堂。專注意教育。今年又請改定律例。派人游歷日本調查政務。七月。皇上特擢禮部尙書。今革職遣戍新疆。

徐致靖 直隸省人。翰林院侍讀學士。奏請定國是廢八股。條陳新政。七月。皇上特擢署禮部右侍郎。今革職下獄永禁。

徐仁鑄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以實學課士。力行新政。全省駭風。

今革職永不叙用。上書請代父下獄。

徐仁鏡 致靖之子。翰林院編修。力講求新政。今革職。上書代父下獄。

陳寶箴 江西省人。湖南巡撫。力行新政。開湖南全省學堂。設警察署。開南學會。開礦。行內河輪船。興全省工藝。勇猛精銳。在湖南一年有餘。全省移風。

皇上屢詔嘉獎。特爲倚用。欲召入政府。今革職永不叙用。

陳三立 寶箴之子。吏部主事。佐其父行新政。散家養才人志士。今僞詔謂其招引奸邪。革職永不叙用。圈禁於家。

張蔭桓 廣東省人。戶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久遊西國。皇上屢問

以西法新政。六月特授鐵路礦務大臣。今革職。查抄家產。遣戍新疆。

張百熙 湖南省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廣東學政。以實學課士。今革職

留任。

王錫蕃 江蘇省人。詹事府少詹事。條陳商務新政。七月 皇上超擢署禮部

左侍郎。今革職。永不叙用。

黃遵憲 廣東省人。在上海創設時務報。舊任湖南按察使。與陳寶箴力行新政。督理學堂。開辦警察署。凡湖南一切新政。皆賴其力。皇上新擢三品卿。

出使日本大臣。今免官逮捕。

文廷式 江西省人。前翰林院侍讀學士。舊爲 皇上所信用。西后惡之。特甚。

於光緒二十二年二月革職。永不叙用。今拿辦逮捕家屬。

王 照 直隸省人。原任禮部主事。屢上新政條陳。曾請 皇上出遊日本。七月 皇上超擢賞三品銜。以四品京堂候補。今革職拿辦。逮捕家屬。查抄家產。

江 標 江蘇省人。舊任翰林院編修。湖南學政。力行實學。開闢湖南全省風氣。七月。皇上超擢以四品京卿候補。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今革職永不叙用。圈禁於家。

端 方 滿洲人。原任霸昌道。六月。皇上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銷銜撤差。後因其爲滿洲人。復升任陝西按察使。

徐建寅 江蘇省人。原任直隸候補道。福建船政局總辦。久遊西國。通工藝之學。六月。皇上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銷銜撤差。

吳懋鼎 直隸候補道。六月。皇上新授三品卿銜。督辦農工商局新政。今革職抄家產。

宋伯魯 陝西省人。山東道御史。屢上奏定國是。廢入股。劾奸黨。言諸新政最

多。今革職永不叙用。並拿問。

李岳瑞。陝西省人。工部員外郎。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上書請變服制。用客卿。今革職永不叙用。並拿問。

張元濟。浙江省人。刑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兼辦鐵路礦務事。大學堂總辦。上書請變官制。去拜跪。今革職永不叙用。並拿問。

洪汝沖。湖南省人。刑部主事。上書請遷都用客卿。並請與日本合邦。保亞洲獨立。今拿問。

熊希齡。湖南省人。翰林院庶吉士。助陳寶箴黃遵憲力行新政。湖南之轉。風氣。皆賴其力。今革職永不叙用。圈禁於家。

志 錡。瑾妃珍妃之胞弟。工部筆帖式。今革職。

馮汝驥 新放知府。被人劾其喜言維新。今革職。

容 閔 廣東省人。前出使美國欽差大臣。江蘇候補道。在美國三十年。學閩

最優。 皇上命辦天津鎮江鐵路。今撤差。

康有為 廣東省人。工部主事。 皇上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

局。今革職拿辦。逮捕族屬。查抄家產。

梁啓超 廣東省人。舉人。 皇上授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今革職拿辦。逮捕族

屬。查抄家產。

□□□ 飛鷹軍艦艦長。未知其名姓籍貫。因飛鷹船追捕康有為不及。疑其

仗義釋放。今下獄。

右二十七人。被拿辦下獄革職圈禁停差逮捕家屬者。

康廣仁 廣東省人。候補主事。康有爲之胞弟。因新政株連。

楊深秀 山西省人。山東道御史。上書言定國是。廢科舉。譯日本書。派親王游

歷外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等事。所條陳新政最多。

楊鏡 四川省人。內閣侍讀。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

政。

林旭 福建省人。內閣中書。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

政。

劉光第 四川省人。刑部主事。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

政。

譚嗣同 湖南省人。江蘇候補知府。七月 皇上特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

預新政。以上楊林劉譚四人爲軍機四卿。皇上以新政託之。與康有爲同奉密詔者。

右六人被戮

以上共三十三人。其罪名皆加於本人之身者。

譚繼洵 湖南省人。譚嗣同之父。湖北巡撫。因其子以改革獲罪。今株連免官。驅逐回籍。

王 燮 直隸省人。王照之兄。世襲雲騎尉。京營遊擊。因其弟以改革獲罪。今革職下獄。

王 焯 王照之弟。禮部主事。今革職下獄。

程式毅 廣西省人。舉人。因與康有爲同居下獄。

錢維驥 湖南省人。拔貢。因與康有爲同居下獄。

以上五人。其罪名非加於本人之身者。

此外保國會員百餘人。各省大小學會之會員。不計其數。各省報館主筆人。以百數。皆奉僞詔逮捕。其通商各埠之報館。皆借外國商設爲名。主筆人員亦受外國保護。因得免於難。其內地有志之士。則惟束手待命。任貪官酷吏擇肥而噬。緹騎徧地。海內沸騰。風雲擾攘。天地變色。無一省不受荼毒者。自古黨人之禍。未有如此其慘也。

宋秦檜之殺岳飛也。以莫須有三字斷獄。後世讀史者。猶以爲千古之奇冤。夫曰莫須有。則猶有鞠獄之辭矣。明嚴嵩之殺楊繼盛也。魏忠賢之殺楊漣左光斗也。必在獄中。桁楊榜掠。毒刑慘刻。逼使供招。羅織成罪案。然後殺之。蓄其心

猶知天下之有清議。欲借此以掩人耳目也。今六烈士之就義也。於八月十二日有偽詔命刑部於十三日訊鞫。及十三日刑部諸官方到堂。坐待提訊。而已又有偽詔命毋庸訊鞫。即縛赴市曹處斬矣。夫不訊鞫而殺人。雖最野蠻之國。亦無此政體也。雖衆人所唾罵之秦檜嚴嵩魏忠賢。猶不至如是之無忌憚也。蓋彼恣一訊鞫。則虛構之獄。無由成讞。而改革之根株不能絕也。觀其誣康有爲之罪名也。初則曰。斃弑。皇上。繼則曰。結黨營私。終則曰。謀圍頤和園。十日之間。罪名三變。信口捏造。任意指誣。究之諸人所犯何罪。則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觀更無論也。九月廿二日。天津國聞報照錄上海新聞報康有爲論。而加以跋語。其言最爲直捷切當。言人所不敢言。今照錄於下。其言曰。三代以前列國並處。君權不甚尊。民義不甚絕。故其時毀譽是非。猶存直道。

秦漢以降。中國一家。功首罪魁。悉憑朝論。士苟得罪於廷議。則四境之內。一姓之朝。皆將無所逃命。文致羅織。何患無辭。故天下至不平而可傷心之事。莫甚於憑一家之私說。而無兩造之訟直。即如康有爲一獄。自八月初六日以後。中國之謠旨上諭。始則曰辯言亂政。繼則曰大逆不道。凡在中國臣民。其獨居深歎。抉隱表微之士。視康有爲爲何如人。僕固未暇深論。若相遇於稠人廣衆之間。抗論於廣廈細旃之上。其有慷慨陳詞。爲康訟直者乎。夫爲中國之臣民。則亦安得不爾也。上海新聞報於此次國事之變。記載最詳。見聞亦最廣。而犯難敢言。尤爲各報之冠。一載康之問答。再登康之來書。與中國皇帝之密諭。其孰是孰非。孰真孰僞。固未敢據是以爲斷。而援兩造之辭。以成千載之信獄。則東西各邦。來茲覬國者。皆將於此取資。而求其定論。

則立說尤不可以不慎。然僕獨不解其論康有爲。乃有奏飭袁世凱調新建陸軍三千人入京之說。是說也。欲成其讞。須有四證。一康之奏文。二袁之告辭。三皇帝之諭旨。四同謀楊劉林譚之供狀。度新聞報館當必有真憑的據。可以證成其詞者。不然則與八月十三日上諭謀圍頤和園五字。前不見來蹤。後不見去影。冥冥九閻。茫茫中古。長留此不明不白一種疑案而已。

經稱罪人不孥。蓋罰罪而及於家族。此最野蠻之政體。凡稍開化之國。必不如是也。中國自前明以來。間有此風。及本朝以寬仁爲政。康熙朝特廢此例。蓋亦漸進文明之一端也。今茲之政變也。康有爲梁啓超王照文廷式等。皆逮捕家屬。幾於族滅。乃至毀掘墳墓。擄掠婦女。行同盜賊。所過爲墟。他人之族。吾未深論。即以吾之鄉族言之。有族中一孕婦。余至今猶未識其人者。而被掠去。墮胎

而死。夫無論余之罪之未有定讞也。即使余犯寸磔之罪。與此婦人何與。乃盡橫遭此慘。似此豺狼之政體。稍有人心者聞之。能無髮指乎。

附記南海先生出險事

嗚呼。先生之被嚴捕而不死。蓋有天焉。自新政行後。滿朝守舊黨疾先生甚矣。千方百計欲排之。謗誣繁興。親友咸憂及于大禍。皆勸勿言變法。早出京。先生曰。死生有命。吾嘗在粵城步經華德里。飛磚掠面。幾死。若死。蓋亦無所避矣。中國危亡如此。今躬遇聖主。安可計較禍患而不救。先生之行政。蓋早舍身忘生矣。六月孫家鼐承軍機大臣意。奏請派先生出上海督辦官報。而先生感激知遇。且聞九月閱兵廢立之陰謀。深知皇上之危險。義不可捨去。欲留京設法有所補救。故遲未行。而皇上亦令軍機大臣傳旨命

所編列國強盛弱亡記一書。盡寫成進呈。然後出京。蓋示意命其留京也。至七月二十九日。而朕位不保之密詔忽下。康乃發憤思救護。而初二日旋降明詔。命其迅速馳往上海。毋得遲延矣。先生奉詔後。猶欲布置數日乃行。而初三日又由林旭交到第二次密諭。促行益急。乃于初四日上摺告行。初五日天未明出京。時雖極知事之危險。然仍以爲大變當在九月也。故尙從容而行。及初六日忽步軍統領衙門率兵役來寓舍逮捕。而先生已在途中。不知事變。當時京師諸同志聞變。爲先生大憂。而無從通遞消息。咸以爲必死。故譚嗣同曰。皇上旣無從救。今先生亦無從救。我已無事可辦。惟有待死期而已。初五晚先生由鐵路至塘沽。搭招商局某輪船赴上海。旣已登舟息于輪矣。因無一等輪位。且須翌午乃動輪。心忽動。於是復登岸宿塘沽一夕。

改乘英公司重慶輪船。遂於初六早十點鐘動輪。其夕榮祿派飛騎在天津塘沽逮捕。大搜不得。知已乘船去。乃發電往烟臺道上海道。大搜各輪船協拿。又發兵艦飛鷹往追。飛鷹者每點鐘行二十九海里。比重慶輪船速率倍之。而飛鷹以貯煤不足。僅行六點鐘煤即盡。因追不及。重慶輪船既到烟臺。停泊一點鐘有餘。時先生絕不知政變事。猶登岸游覽。並購五色石子兩筐。徜徉良久乃歸舟。先一時許。烟臺道員某。已接到天津密電。適有忽事須往膠州。因未將其電信看視。藏之懷中而去。及到膠州譯而視之。則命其截搜重慶船密拿也。因從膠州馳歸烟臺。則船又已開矣。遂不及。先是上海道蔡鈞既奉到密拿之電。連日親乘小輪船到吳淞。凡有船自天津到者。必上船搜。然後許搭客登岸。當時上海之志士千數人。聞變後共謀設法救先生。

密乘小船往吳淞。將相機行事。見此情形。以爲萬無生理。痛哭而返。初九日下午二點鐘。重慶船將到吳淞。上海道等織船以俟。乃該船未入口數里許時。先生在船頭與客談笑。方閱浙士姚某奏疏而論議之。忽一英人乘小輪到船。持先生之照片。徧認舟中旅客。見先生携手入房。問之曰。君是康某乎。先生曰然。又問曰。君在北京曾殺人乎。先生曰。異哉。吾何爲殺人哉。又問曰。然則君何爲出京乎。先生曰。奉我大皇帝密旨。令出京。其人曰。密旨云何。先生乃命取筆墨書以授之。其人乃在懷中出一紙。則北京政府密電諭上海道。謂皇上已大行。爲康某進丸所弒。即可密拿就地正法云云也。先生視畢。駭然泣然。英人曰。我乃上海領事遣來濮蘭德也。君可即隨我行。乃攜手下小輪船登英兵艦。甫到艦。而上海道搜拿之小輪船已到矣。先生與英

使館及上海英領事無一面之識。故英人之相救。非惟出中國官吏之意。外並出先生意外也。英領事所以得此消息。及先生之照片者。因上海道奉到密旨後。即抄錄數十分。並購先生照片數十分。照會各國領事。請其協拿。英人素知先生爲變法之領袖。故特救之。先生既由重慶下小輪。因北京政府密電之語。言皇上已大行。竊意皇上已爲西后榮祿所弑。肝腸寸斷。痛不欲生。乃成一詩曰。忽灑龍鬚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沈。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波濤夜夜心。又作訣家人弟子數書。蓋尙備死所也。英領事又告以皇上大行之事尙不確。故留此身以有待。當初六至初十四日之間。榮祿等疑先生尙在北京。凡閉城門兩次。停鐵路車三次。發兵三千。緹騎四出。密電紛馳。大搜數日。至初十日。啓超與日本領事自天津下塘沽。猶派小輪船

來追捕。疑爲先生云。幸捕者人寡。不然。啓超亦不免。蓋天羅地網。旣廣且密。中國數千年捕一匹夫。未有之大舉也。而先生乃從容購石吟嘯論文。不知事變。未嘗少避。以常理論之。蓋萬無生理矣。而卒獲不死。豈不異哉。是役也。先生有十身不足死。皇上無兩重詔書敦促。則先生不出京。必死。榮祿之變。早作一日。則先生無論在京在途。必死。若先生遲一日出京。則在南海館被捕。必死。若宿天津棧。則不及搭船。必死。若初六日船不開。必死。旣搭招商局船。常例必不復登岸。無從搭英船。則英人無從救。必死。飛鷹兵艦速率旣倍。若非缺煤。則必追及被捕。必死。或者曰飛鷹艦長仗義釋放云云亦未可知烟臺之道員。若非徃膠州。則截搜被捕。必死。到上海不遇救。必死。上海道不請各國領事協拿。則英領事不知此事。無從救。必死。有此十必死。當是時也。智者無所施謀。勇者無

所施力。愛者無所施恩。人事俱窮。能救其一。不能救其他。死矣死矣。而竟不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天之曲爲保全先生。曲綫巧奇。若冥冥中有鬼神呵護之。俾留其生。以有待者。豈無故歟。或有責先生不死者。蓋未知先生出京。實在事前。先奉詔命而行。非私逃也。及出險後。上又生存。安有舍密詔之重。而徇僞命者哉。此不待辨。特于其必死而不死之異。可記之以告天下志士之舍身以救君國者。發起意氣焉。

第三章 論西后及今政府將來之政策如何

或問曰。西后今茲之舉動。其頑固雖已極矣。然內憂外患之急如此。彼其預政之後。或鑒於時局而悟改革之理。亦未可知。前者日本公使矢野氏覲見時。進以忠告之言。而西后固已納受矣。是或可望也。答之曰。凡物必有原點。然後體

質生焉。龜之不能有毛。鬼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卵。枯木之不能開花。彼其無原點也。夫皇上能行改革之事者。有憂國圖強之原點故也。有十年讀書之學識在也。今西后則除一身之娛樂。非所計也。除一二嬖宦之言論。無所聞也。彼其前此當國三十年。其成效昭昭可觀矣。使他日而能改革。則彼前者慮改革已久矣。今將其歷年以改革之費作娛樂之事。畧舉數端於後。

光緒十年馬江之役。見侮於法蘭西。其後羣臣競奏。請辦海軍。備款三千萬。欲爲軍艦大隊。乃僅購數艘。而西后即命提全欸營構。願和園。問海軍衙門所管何職。則願和園之工程司也。願和園之內外。遍貼海軍衙門之告示。願和園之員役。遍受海軍衙門之俸給。中國前者所謂海軍省。其情形如此。故自平壤失利。軍警正急之時。乃命停撤海軍衙門。當時各國莫不駭異。而不

知其實停願和園工程也。此非局中人不能知者也。此一事也。

蘆漢鐵路之議。起於十年以前。亦備三千萬以爲興築。旋改築山海關通道。盛京亦提其餘款以修園囿。令至今兩路之鐵道皆無成日。此又一事也。

昔閻敬銘爲戶部尙書時。因京僚俸薄而無養廉。乃歲籌二十六萬金以資津貼。西后知之。悉令提爲宮中糜費之用。此又一事也。

自兩年以來。還日本兵費之款項。貸之於歐洲各國。計臣圖償還之策。乃創行昭信股票。而辦理不善。酷吏擾民。道路旣已嗟怨。乃所得千萬。應償國債者。而西后乃劃提全款命榮祿築天津行宮。他日各國之國債。不知向何處籌償。而昭信股票之本息。又不知向何處籌償。西后皆非所計也。此又一事也。

此皆鑿鑿大端。顯而共見之事。若其壓國勢於冥冥。壞全局於細故者。殆更難數也。蓋西后之心。只知有一身。只知有願和園。只知有奄豎。而不知有國。不知有民。既不知有國。不知有民。而欲其爲國民圖幸福。烏可得也。且友邦信其面從忠告之言。而冀其他日之能改革。是亦不察情實之甚者耳。彼於八月十一日。所降諭旨。不嘗云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尙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禁上書。停學校。復八股。罷特科。廢農工商總局。封報館。拿主筆。禁學會。廢折漕。復冗官。復武試。可刃石。其推翻新政之事。日出而未有止也。彼於八月十四日。所降之諭旨。不嘗云一切改革。黨人概不株連乎。何以自降諭之後。而革捕陳寶箴。黃遵憲。陳三立。江標。熊希齡。文廷式。王錫蕃。張元濟。李岳瑞。洪汝冲等。及報館主筆。學會會。

實。且日出而未有止也。然則西后之言其可信否乎。今各國因其面從忠告之言。而信其能改革。恐非各國本心之論也。如果屬本心之論。則吾直謂各國人之無識可也。

西后及頑固大臣之政策。以敷衍爲主義。內則敷衍公牘。外則敷衍外交。但求目前之無事足矣。一年以後之事。非所計也。但求京師之無事足矣。一省之外之事不計也。語以分割之禍。彼則曰吾但善敷衍之。求其現在之無事。吾年今且六七十矣。數年之後。雖有禍而非吾身當之矣。彼其主義如此。君臣一心。豈廷盡然。於此而欲以改革之事望之。是猶祝斜日之東還。洪江之西流也。其可得乎。

然則滿政府竟無一政策乎。曰亦有一焉。練兵也。雖然。彼其練兵之宗旨。又別

有在焉。一曰練旗兵以壓漢人。二曰借俄兵以敵各國。昔有某國公使謂醇親王曰。中國之兵力如此。不足以當萬國之衝。宜早設法矣。醇親王曰。我國之兵爲防家賊而已。非爲禦外侮也。某公使喟然而去。蓋防家賊三字。實爲滿洲全部之心事。彼一切新策。皆從此三字演出也。故剛毅常語人云。我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朋友謂於俄國。家奴謂漢人也。往者李鴻章聘於俄。俄皇語之云。全世界中專制君權。完足無缺之國。惟俄及中國而已。東西各國與中國皆嘗開釁。惟我俄則數百年相敦睦誼。蓋諸國皆將不利於中國者。實心與中國相提攜。惟我俄國而已。李鴻章告諸西后及守舊黨。皆大信之。是爲清國密約之起點。蓋聯俄之意。亦欲藉以保此專制之君權。而施其抑壓之政策也。吾知其政變之後。於此事必益加注意。是可預斷也。今者已有

在□□□□各練旗兵二千之舉矣。又有請俄人代練蒙古馬隊八千人之舉矣。嗚呼。此實俄人可殺克馬兵踐踏東亞之先聲也。一二年後。此種馬隊其數益增。其練益精。俄人不費一餉。不勞一卒。而已養成全隊俄軍於東亞。滿洲政府日日供給之。代作馬牛。是猶豕虎狼以待其啖而已。猶且感而謝之。悲夫。西后及榮祿所謂實行改革者。其手段殆如此矣。

戊戌政變記卷四終



戊戌政變記卷五

第五篇 政變記之關繫

第一章 論中國之將來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土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長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未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 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

四月廿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隣。眈目而視。兪曰。是固不可復保全矣。哀時客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哀時客曰。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后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爲此說者。皆闕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后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

樹之不能生莖。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弄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社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強。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強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

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于此。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嘗有一成效。彼其于各國政體。毫無所知。于富強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于是摭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于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祇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問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甯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敝。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殷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屢行于歐美。而不切于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藉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尙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徧地。一方有事。家攜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

而外國借戡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

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
具詳別篇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

此慈父。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邱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第二章 支那與各國之關係

奄奄將死之人。藉臥於荒郊。上則鷹雀懸喙而睨之。下則狐犬磨齒而伺之。雖

小至蠅蚋蟲蟻亦結隊而思嘬之。其惟今日支那之情狀乎。使其人一旦蹶然而起。則環於其旁者。一闕而散。天日清明。晏然無事。不然者。則本人之肢體懸解。骨肉狼藉。固不待言。而鷹雀狐犬之相爭相搏相噬。兩敗俱傷。其勢必於原野壓肉。川谷盈血。未知所極。嗚呼。支那之存亡。其關係於地球五大洲全局如此其切近也。於是有藥物於此。飲之則生。不飲則死。彼其人固已知之。而求得之。且將下咽矣。而有物哽於其喉焉。去則能咽而生。去則不能咽而死。死生之間。不能容髮。嗚呼。其惟今日支那之情狀乎。

俄人外交政策。最險而最巧。常以甘言美語釣餌人國。所墟之邦。用此法者。不知幾何姓矣。彼奉其前皇遺詔之政策。朝夕謀得志於東方。故世界諸國中。欲瓜分支那者。惟俄爲最。固盡人而知之也。惟其然也。故不欲支那之強立。欲支

那之不強立。則必禁其改革而後可。故俄人語滿洲黨人曰。改革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也。彼滿人固本有不欲改革之性質矣。今聞此言。適與其本有之性質相應。於是生絕大之愛力。故使滿洲黨得志。則俄人亦必隨而得志。此一定之勢也。今諸邦持均勢之主義。各謀在支那得額外之利益。以抵制之。然使滿洲政府聯俄之策既定。則俄人必將以支那政府爲傀儡。而暗中一切舉動。彼將悉陰持之。俄政府享其實。而滿政府效其勞。是俄人於東方又增搆一政府也。如是則東方之事。俄人常爲主。而諸國常爲客。以客敵主。常處於不能勝之勢。而何均勢抵制之可言哉。故支那此次之政變。實俄人所禱祀以求之者也。曰。然則滿政府與俄聯約既成。而後有政變之事乎。曰。未也。西后與滿人雖有欲乞俄保護之心。然滿人中向無一人與聞外交之事者。慶親王崇禮敬信。

之在總理衙門。不過伴食而已。支那聯俄之策。向惟李鴻章主之。今茲之政變。榮祿實爲魁首。榮祿因李鴻章爲西后所喜。而其才足以敵己也。故痛忌之。竭力擠排之。一切政變之事。皆不令李鴻章與聞。懼分己權也。今且借巡視河工之名驅李出京矣。故前此聯俄之約。雖或有之。然廢立之謀。必非因俄人之力也。若夫以後之事。則吾不敢言矣。

英國之欲瓜分支那乎。否乎。旁觀之論。紛然莫能斷也。然以吾計之。則英人決不以瓜分爲利也。英人以商立國者也。商局之盛衰。英人全國之盛衰關焉。地球商局。若有擾亂崩潰之時。則英國亦不可問也。今完全十八省膏腴之大地。實全世界一大商場。而英人握其利十之八九焉。一旦割而食之。畫鴻溝而界之。即使英人能得全支那三分之一。而已失其三分之二矣。何也。此三分之一

屬支那與屬英國。其利所增無幾。其三分之二屬於他人。則英之所損大也。且俄人既得志於支那北部。北部之人。皆蒙古游牧舊部。其人素以敢戰暴戾凌轢南方。今若入於俄。俄人以其兵制部勒之。教練之。驅策之。以蹴踏中原。英人雖有長江而不能安也。此其利害至淺。英人必能審之。故英人之不欲瓜分支那。亦自然之情也。

若夫日本則更不待言。支那苟被分割。日本惟福建一省或可染指。然尙在不可必得之數。歐力既全趨於東方。唇亡齒寒。日本之危亦同累卵。彼遼陽之地。昔已得之者。猶且被他人取之於其懷。況在他日乎。故使今日日本而猶有以瓜分支那爲心者。雖謂之喪心之人可也。夫英國日本之不欲支那瓜分也如此。而支那瓜分之勢之急也如彼。欲免支那之瓜分。惟望支那之改革。然支那

必如何而後能改革。則日本英國之人不可不深察也。

第三章 日英政策旁觀論

夫英國日本之欲扶植支那。內之既有同情也如此。外之復有機會也如彼。然而兩邦顧猶遲疑審慎。莫敢實行其扶植之政策者則何也。吾竊爲兩國計之。日本之意。則自慮其兵力不足以敵俄法兩國。欲俟數年以後。新造之堅船盡成。海軍之雄力加增。然後振刷精神。以圖東方之事也。雖然。日本加一艦。俄人亦加一艦。日本之雄力增一分。俄人之雄力亦增一分。然則今日不能敵者。而謂他日之必能敵乎。況以財力論之。日本固不能與俄人匹敵。然則數年以後。俄人所增之兵力。必過於日本明矣。故日本不欲敵俄人則已耳。苟欲敵之。必在今日。而不在此數年以後也。若夫英人之兵力。固足以敵俄人而有餘矣。亦相

狩而不發者何也。凡君權專制之國。其用兵甚易。共和政體之國。其用兵最難。英之持盈保泰。真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概。故英人持平和主義。政體使然也。雖然。使平和之局終古可不破壞。則豈不甚善。試問今日之時局。能乎否乎。今日不開戰端。則數年之後。亦必出于一戰耳。夫不免於戰一也。與其待之曷日。而全球皆將受其害。孰若決于目前。而東方或可蒙其福乎。且俄人今日不易動兵之徵驗有數端焉。

一 西伯利亞之鐵路未成也

二 旅順大連灣之完繕未固也

三 滿洲政府之密約未定也

四 今年大饑饉。元氣凋傷。非藉滿洲接濟。則不能有事于東方也。

五 德國之交將離也

有此五端。即使日本一國之力。苟昌言以與之抗。吾竊料其猶將退而讓也。況於聯合英美乎。夫俄人之兵力。其羽翼未成之狀。雖如此矣。至其外交政策。則目光炯炯。有非諸邦所可及者。彼深知日本人之畏彼也。又深知英人之持盈保泰而不易動也。故每每以虛聲奪人。出剽疾輕快之手段。着着占先。步步漸進。蓋逆料英日之必不出於戰。故不問戰具之如何。惟悍然以逼人。而兩國果着着退讓。聽其占盡東方之陰權矣。今年旅順大連灣之役是也。當時中國之志士。咸抗疏力爭。謂英日必不許俄人之占領此地。請堅拒之。以俟兩邦之執言。而久之竟無聞焉。蓋俄人早料其必如是。故敢於冒昧強奪也。嗚呼。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自今以往。俄人之施此手段於東方。將日出而不窮。吾不知持東

方平和主義者將。何以待之也。

俄皇近倡萬國平和會。嗚呼。此猶虎狼與羣獸立約。約勿相搏噬。以待已爪牙之成也。吾見俄皇之用心。有類于是矣。數年以後。五端之阻力既去。則俄人羽毛豐滿而高飛之時。恐我雖欲已。而彼必不能已也。故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間。全世界之文明將進一級。而必有戰禍以先之焉。此必不能逃之數也。其戰禍之必因中國而起。又衆所共見也。然發之在今日。則中國獲保全。戰而有益乎世界者也。發之在他年。則中國必糜爛。戰而無益於世界者也。有心人不可不審擇而決行之也。

日本之於高麗也。犯公法干預其內政焉。非不憚險也。迫于相扶也。英國之於土耳其也。爲之死十二萬人。糜餉七千萬磅。非不恤勞也。急於自衛也。今支那

與日本英國之關係。其重大殆過於高麗土耳其也。而甯可憚險乎。而甯可恤勞乎。抑昔者高麗土耳其之事。豈不賴勇進之功哉。彼險者固未嘗險。而勞者固未徒勞也。外交之策。我退則彼進。我進則彼退耳。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

戊戌政變記卷五終



戊戌政變記卷六

第六篇 殉難六烈士傳

康廣仁傳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于觀人。達于生死之故。長于治事之條理。嚴于律已。勇於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于浙。盖君少年血氣太剛。偶儻自喜。行事間或所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游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闖冗勢利之境。使之察知世俗之情僞。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

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今年春膠州旅順旣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於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于廢八股之一事。鏗而不捨。或可

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欲于改革之事不致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于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語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尙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材。尙不足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時余在湖南時務學堂爲總教習。故云然。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

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旣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亶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况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尙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碎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

時飛磚斜落半寸擊于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十月闕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于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闕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

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于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達于生死。常語余云。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已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旣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穀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贖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

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于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于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于辭受。取與。有高學遠躋。擢陷廓清之概。于同時士大夫之豪俊。皆俛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遊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

令嚴密。緝粟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窓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查屋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邪。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驗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

人命。學醫于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歿。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之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于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雖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于一切

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語。哀而集之。以傳于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余云。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眞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于復生。兩人之才。眞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得乎。可復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

醫學于余之病也。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

楊君字漪邨。又號香齋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鑑。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据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峇嶢獨出。爲山西儒宗。其爲舉人貢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据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裕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臺。

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其深于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喁喁向風矣。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尙書許應麟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于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尙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御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

驥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御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后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聞君門下有某人者。擯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后淫樂之事也。旣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于后。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后于穆宗則爲生母。于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澍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寒擁爐戰栗。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后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上示戒。故上見后輒顫。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建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皆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吾少嘗慕游俠。能踰牆。撫有崑崙奴甚多。若有志士相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

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洩漏而敗事也。日騰謗于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爲守舊大衆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于衆。政變後之僞論。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悌起也。文悌疏旣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八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于是朝士大怨。然三月以來。臺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爲最多。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爲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

之爲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爲剖辨。于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僞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僇昌披。莫敢撓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大義。切陳國難。請西后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瞻念外患。忠氣之誠。溢于言表。論者以爲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御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庸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韞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后賊臣。包藏禍心。蓄志既久。先生豈不

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迂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于天下。寧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荆卿雖醢。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化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豈計成敗乎。澹村先生可謂義形于色矣。

揚銳傳

楊銳字叔礪。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尙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

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三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于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尙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君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于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旣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于給

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荐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于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于四川會館。集貲巨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爲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西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脉。皆斷喪于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于詞色。故與御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

后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后勿攬政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于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疇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尙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哉。

林旭傳

林君字暉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龀穎絕秀出。負意氣。天

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干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與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于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旣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於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徧謁鄉先達鼓之。二日而成。以正月。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探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

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于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孰之何害。若能責以太義。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于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謄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摺奏上。摺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椎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泄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

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于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云。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論曰。噉谷少余一歲。余以弟畜之。噉谷故長于詩詞。喜吟咏。余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爲之可也。若以爲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舍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不及邪。榮祿之愛噉谷。羅致噉谷。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劉光第傳

劉君字斐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旣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于朝。當劬王事。

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會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會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三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變旣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旣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剝廩。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於會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其行誼。雖然。瑩瑩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

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

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舉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

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廿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

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願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彘二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彘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

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甯夏知府。旋陞甯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甯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擊畫。而抄捕南海館。康先生所居也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

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携所箸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

前日。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据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文算術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旣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隨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

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百數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者。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

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緣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讚。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入仁。可以救衆生。

附烈宦寇連材傳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硬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讜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

監一年餘。復爲西后會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于詞色。時與諸內侍嘆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誓志廢立。日逼。皇上爲蒲博之戲。又賞。皇上以鴉片烟具勸。皇上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聯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皇上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稱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即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吐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訣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小太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不

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其餘數條。言者不甚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未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獲汝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臨刑神色不變。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越日。遂有驅逐文廷式出都之事。君不甚識字。所上摺中之字體多錯誤。訛奪云。同時有王四者。穿西后梳頭房太監。以附。皇上發往軍臺。又有聞古廷者。皇上之內侍。

爲貢生。雅好文學。甚忠於上。西后忌之。發往寧古塔。旋殺之。丙申二月。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中謂廷式私通內侍聯爲兄弟。即此人也。楊蓋誤以聞爲文云。

論曰。陸象山曰。我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其寇黃門之謂乎。京師之大。衿纓之衆。儒林文苑之才。斗量車載。及其愛國明大義。乃獨讓一不識字之黃門。嗚呼。可無愧死乎。八月政變以後。皇上之內侍及宮女前後被戮者二十餘人。聞有在衣襟中搜出軍器者。蓋皆忠于皇上。欲設法有所救護也。身微職賤。無由知其名姓。惟據報紙所傳聞。有一張進喜者云。嗚呼。前者死。後者繼。非我。皇上盛德感人之深。安能若此乎。嗚呼。如諸宦者亦可以隨六君子而千古矣。

戊戌政變記卷六終

戊戌政變記卷七

附錄一 改革起原

喚起支那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支那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爲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彼奴隸者。苟抗顏而干預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脆然而怒。非擯斥則譴責耳。故奴隸於主人之事。罕有關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之然也。支那之人。視國事若於己無與焉。雖經國恥。歷國難。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然也。且其地太遼濶。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絕。異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視若異國焉。各不相知。各不相關。誠有如小說家所記巨鯨之體。廣袤數里。漁人斲其背而穴焉。寢處於是。炊爨於是。而巨鯨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創。負深痛。固不足以震動之。昔日本當安政間。受浦

賀米鱸一言之挫辱。而國民盞起。遂成維新。支那則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鸞張之習。直待臺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此亦事之無如何者也。

乙未二三月間。和議將定。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康有爲創議上書拒之。梁啓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廣東湖南同日先上。各省從之。各自連署。麇集於都察院者無日不有。雖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申。實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舉人聚議於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楊繼盛氏之故宅也。爲大連署以上書。與斯會者凡千三百餘人。時康有爲尙未通籍。實領袖之。其書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遷都。三曰變

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爲歸。蓋謂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若今猶不變。則他日之患。更有甚於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惡之。不爲代奏。然自是執政者漸漸引病去。公車之人散而歸鄉里者。亦漸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啓關。實起點於斯舉。此事始末。上海刻有公車上書記以紀之。實爲清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舉也。和議既定。公車既散。康有爲適登進士。授職工部主事。復上書言變法下手之方。先後緩急之序。專主開民智。通下情。合天下人之聰明才力。以治天下之事。而歸本於皇上之獨伸乾斷。勿爲浮言所動。工部堂官惡之益甚。不爲代奏。蓋和議方成。人心震厲。此實我國維新一大關鍵。以皇上之天錫勇智。使彼時得人而輔之。其措置更易於今日。此實支那一大可惜也。今將其書照錄於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爲爲變通善後講求體要乞速行乾斷以圖自強呈請代奏事。竊職前月不揣狂愚妄陳大計。自以僭越干犯重誅。待罪彌月。惶恐戰慄。廼蒙 皇上天地包容。不責其僭妄之罪。豈非廣芻蕘之聽。立鞞鐸之鷓。以開言路而廣聰明耶。職上感聖明之納言如此。下憤國事之搶攘如彼。前書僅言通變之方。未發體要。及先後緩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鉞。再竭愚誠。爲我 皇上陳之。竊惟爲治之道。在審理勢。勢本無強弱。大小對較而後分。理難定美惡。是非隨時而易義。昔孔子旣作春秋以明三統。又作易以言變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進退消息變通而後可。久。所以法後王而爲聖師也。不窮經義而酌古今。攷勢變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劍之愚。非闔關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旣開。外國環逼。旣已彼我對立。則如兩軍相當。不能謀其軍

法兵謀。無以爲用。兵應敵。小敵而不知情。則震而張皇。大敵而不知情。則輕而致敗。必然之理也。夫泰西諸國之相逼。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強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學之事也。今泰西諸國以治法相競。以智學相上。此誠從古諸夷之所無也。嘗攷泰西所以致強之由。一在千年來諸國並立也。若政稍不振。則滅亡隨之。故上下勵精。日夜戒懼。尊賢而尙功。保民而親下。其君相之於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護養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於其君其國。皆能親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國人之精神議論。咸注意於鄰封。有良法新製。必思步武而爭勝之。有外交內攻。必思離散而窺伺之。蓋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時時有相牽相勝之意。所以講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後僅能相持也。一在立科以勵智學也。泰

西當宋元之時。大爲教王所愚。屢爲回國所破。貧弱甚矣。英人倍根當明永樂時。創爲新義。以爲聰明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華。主啓新不主仍舊。主宜今不主泥古。請於國家立科鼓勵。其士人著有新書。發從古未創之說者。賞以清秩高第。其工人製有新器。發從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幣功牌。皆許其專利。寬其歲年。其有尋得新地。爲人跡所未闢。身任大工。爲生民所利賴者。予以世爵。於是國人踴躍。各竭心思。爭求新法。以取富貴。各國從之。數十年間。哥倫布尋得美洲萬里之地。關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銀巨萬。而銀錢流入中國矣。墨領徧繞大地。知地如球。而荷蘭葡萄牙大收南洋。舉臺灣而佔瀛鏡矣。哥白尼發地之繞日。於是利瑪竇、熊三拔、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挾技來游。其入貢有渾天地球之儀。量天縮地之尺。而改中國歷憲矣。至近百年

來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創輪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廣州。且徧收四洲爲屬地。關土四萬里矣。道光末年始有電線鐵路。美人鐵路如織網絲。五里十里。縱橫午貫。而富甲大地。俄人築之。關地萬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緬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琿春。法之得越。皆築鐵路以偈我三陲矣。合十餘國人士所觀摩。君相所激勵。師友所講求。事無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橫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爲天下政教之大。人皆驚洋人氣象之強。製造之奇。而推所自來。皆由立爵賞以勸智學爲之。一在設議院以通下情也。籌餉爲最難之事。民信上則巨款可籌。賦稅無一定之規。費出公則每歲攤派。人皆來自四方。故疾苦無不上聞。政皆出於一堂。故德意無不下達。事皆本於衆議。故權奸無所容其私。動皆溢於衆聽。故中飽無所容其弊。有是三者。故百度並

舉以致富強。然孟子云。國家閒暇。明其政刑。尊賢使能。大國必畏。易稱開物成務。利用前民。作成器以爲天下利。洪範稱大同逢吉。決從於鄉士庶人。孟子稱進賢殺人。待於國人大夫。則彼族實暗合經義之精。非能爲新創之治也。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故於外無爭雄競長之心。但於下有防亂弭患之意。至於明世治法尤密。以八股取士。以年勞累官。務困智名勇功之士。不能盡其學。一職而有數人。一人而兼數職。務爲分權掣肘之法。不能盡其才。道路極塞。而散則易治。上下極隔。而尊則易威。國朝因用明制。故數百年來大臣重鎮。不聞他變。天下雖大。戢戢奉法。而文網頗疏。取民極薄。小民不知不識。樂業嬉生。此其治效中古所無也。若使地球未闢。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無如大地忽通。強敵環逼。士知詩文。而不通中外。故

鑄聰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謹。而畏言興作。故苟且粉飾。而事不能興。民多而利源不開。則窮而爲盜。官多而事權不屬。則冗而無恥。至於上下隔絕。故百弊叢生。一統相安。敵敵情不識。但內而防患。未嘗外而爭強。以此閉關之俗。忽當競長之時。絺綌宜於夏日。雨雪忽至。不能不易重裘。車馬宜於陸行。大河前橫。不能不覓舟楫。外之感觸既異。內之備禦因之。故大易貴乎時義。管子貴乎觀鄰。管子曰。國之存也。鄰國有焉。國之亡也。鄰國有焉。舉而不當。此鄰敵所以得志也。天下皆理。己獨亂。國非其國也。諸侯皆合。己獨孤。國非其國也。大而不爲者復小。衆而不理者復寡。蓋列國並爭。如孤軍轉戰於長圍。苟精神方畧。兵械士馬。少有不逮。敗績立見。大朝一統。如一人偃臥於斗室。但謹戶牖。去蚊虻。雖稍高枕。可以無事。今畧如春秋戰國之並爭。非復

漢唐宋明之專統。所謂數千年未有之變也。若引舊法以治近世。是執舊方以醫變症。藥既不對。病必加危。五十年來講求國是者。既審證之未真。故言戰言和。亦施藥之未當。否則篤守不藥。坐待弱亡。用致割地償款。病日危重。至此傷寒傳裏。病入厥陰。昔患水腫痿痺。猶尙龐然。今且枯乾瘦羸。漸無精氣。如不講明病證。盡易舊方。垂危之人。豈堪再誤。但審病之輕重。常變不同。則用方之君臣佐使亦異。故今審端致力之始。尤以講明國是爲先。伏聞聖意所注垂。下及羣臣所論說。咸欲變法自強。可謂通知情勢矣。曩言今當以開創治天下。不當以守成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爭治天下。不當以一統無爲治天下。誠以積習既深。時勢大異。非盡棄舊習。再立堂構。無以滌除舊弊。維新氣象。若僅補苴罅漏。彌縫缺失。則千瘡百孔。顧此失彼。連類並啟。必至

無功。夫夏屋壞於短稅。金堤敗於蟻穴。况欲飾糞牆。彫朽木。而當雷電風雨之交加焉。有不傾覆者哉。他日不知其彌補之非。或歸咎於變改之謬。近者設立海軍使館招商局同文館製造局水師堂洋操船政。而根本不淨。百事皆非。故有海軍而不知駕駛。有使館而未儲使才。有水師堂洋操而兵無精卒。有製造局船澳而器無新製。有總署而不通外國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國馳驅。若其徇私叢弊。更不必論。故徒糜巨款。無救危敗。反爲攻者藉口。以明更張無益而已。職竊料今者。廷議變法。積習難忘。仍是補漏縫缺之謀。非再立堂構之規。風雨旣至。終必傾墜。國事有幾。豈可頻誤哉。職伏願 皇上召問羣臣。講明國是。反覆辨難。顯露事勢。確知舊習之宜盡棄。補漏之無成功。大體旣立。而後措施不失。議論著定。而後耳目不驚。先後緩急。乃可徐圖。搆

陷廢清。乃可用力。若果能滌除積習。別立堂基。竊爲 皇上計之。三年則規模已成。十年則治化大定。然後恢復舊壤。大雪仇恥。於以爲政地球而有餘矣。夫以不更化則危亡之急如此。能更化則強盛之效如彼。言之豈不易哉。請以土耳其日本言之。土耳其爲回教大國。襟帶兩洲。地五千里。非洲二十餘國。皆其屬藩。陸師天下第一。水師天下第三。以不更化之故。兩辱於俄。其屬地布加利牙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塞爾維亞皆叛而自立。於是俄割其黑海。波斯割其科託。奧割其波森利牙赫次戈偉也納。英割其毛魯場。希臘割其白海。六大國廢其君而柄其政。爲之開議院。築鐵路。於是土不國矣。其他守舊之國。掃滅已盡。惟餘我及波斯暹羅耳。以緬甸之大。我累用兵而不得。英人旬日而舉之。其得失可以鑒矣。日本叢爾三島。土地人民不能當中

國之十一。近者其國王與其相三條實美改紀其政。國日富強。乃能滅我琉球。割我遼臺。以土之大。不更化則削弱如此。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況中國地方二萬里之大。人民四萬萬之多。物產二十六萬種之富。加以先聖義理入人之深。祖宗德澤在人之厚。下知忠義而無異心。上有全權而無掣肘。此地球各國之所無。而泰西諸國之所羨慕者也。以皇上之明。居莫強之勢。有獨攬之權。不欲自強則已耳。若皇上真欲自強。則孔子所謂欲仁仁至。孟子所謂玉猶反手。蓋惟中國之勢爲然。然數千年之舊說。易爲所牽。數百年之積習。易爲所滯。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吐下之方。庸醫不投。苟非有雷霆霹靂之氣。不能成造立天地之功。故非天下之至強。不能掃除也。後有猛虎。則懦夫可

以跳澗溪。室遭大火。則吝夫不復惜什器。惟知之極明者。行之自極勇。然非天下之至明。不能洞見也。皇上真有發強剛毅之心。真知灼見之學。掃蕩更張。再立堂構。自有不能已者。故願皇上先講明之。則餘事不足爲也。若猶更化不力。必是講明未至。以爲舊習可安。不必更張太甚。是雖有起死之方。無救庸醫之誤矣。竊觀今日經此創鉅痛深之後。未聞臥薪嘗膽之謀。有兵事則惶恐紛紜。旣議和則因循敷衍。皇上有自強求治之心。而未聞求言求才之事。上下隔絕。未聞紆尊降貴以通下情。泄沓苟安。未聞震動激勵。以易風俗。大小上下。未聞日夜會合謀議。自強之舉。大臣宰執。復徇簿書期會。往來飲食之文。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恥已忘。憤心已釋。過此益可知矣。麻木不仁。飲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藥之不能入。誠扁鵲所望而卻走也。若關

待遼臺事畢。乃議改圖。則今日割地之舉。皆由昔者泄沓之爲。不亟圖內治。而待命他人。天下甚大。事變日生。撤兵旣難。教案旋起。土司未割。回亂繼生。何日是從容爲政時哉。方今求治。雖救火追亡。猶慮不及。而佩玉鳴珂。雍步於覆屋危牆之下。豈有當乎。庸醫模稜。足以殺人。庸人因循。足以誤國。故敢謂廷議變法。積習難忘。風雨旣至。終必傾墜者此也。夫斟酌補苴。豈不甚善。而職必謂非掃除更張。終無補益者何哉。試以一二事言之。如今日所大患者貧弱也。救貧莫如開礦製造通商。救弱莫如練兵選將購械。人所共知也。而科舉不改。積重如故。人孰肯舍所榮趨所賤哉。著書製器械辦工尋地之榮途不開。則智學不出。故欲開礦者通礦學。則無其人。募製造則創新製者無其器。講通商則通商學者無其業。有所欲作。必拱手以待外夷。故有地寶

而不能取。有人巧而不能用。以此求富。安可致哉。鄉塾童學讀史識字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瀛之學校不設。則根柢不立。驅垂老乞丐者爲兵。而欲其識字繪圖測表燃炮。必不可得。則兵不如人。選悍夫勇士者爲將。而欲其讀史知兵測天繪地。必不可得。則將不如人。購外夷開官廠以爲船砲鎗械。而欲其新式巧製。必不可得。則船砲鎗械必不如人。故凡有戰鬪。必敗績以搖國家。有兵而不可用。有械而不可恃。以此求強。安可致哉。假如知開礦製造通商練兵選將購械之不能驟求矣。於是稍改科舉。而以榮途勵著書製器尋地辦工之人。大增學校。而令鄉塾通讀史識字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化重聲瀛之學。亦可謂能變通矣。然外國凡講一學。必集衆力以成之。固爲集思廣益。勸善相摩。亦以購書購器。動費巨萬。非衆擎則不舉。故

攷天文則有天文之會。凡言天文者皆聚焉。築觀象之臺。購渾天之器。美人賀日。購天文鏡費七十萬金。此豈一人能爲哉。攷地理則有地理之會。凡言地理者皆聚焉。英國阿侯爲亞洲地理會首。釀金派人游歷我亞洲。自東土耳其波斯回部西伯利部及我國蒙古西藏。測量繪圖。窮幽極險。我雲南細圖。英人道光二十五年已繪之。西藏細圖。光緒二年已繪之。我蒙古漠河金礦之山。前年俄人已繪有細圖到天津。他如法人派流丕探滇越之地。而即收越南。派特耳忒游暹羅攷湄江之源。而即割暹羅湄江東岸。近俄英之強入漠河青海川藏測繪者不可勝數。既屢見疆臣奏報。以爲大患。豈知皆其地理會中人爲之。非國家所派者也。特國家之保護。遂收關地萬里之殊功。其他言礦學有礦學之會。言農學有農學之會。言商學有商學之會。言史學

有史學之會。即今教案迭見。天下苦之。亦皆其教會所派之人。並非出於國命。不過爲之保護耳。而教民諷察敵情。即以賴其力。故泰西國勢之強。皆藉民會之故。蓋政府之精神有限。不能事事研精。民會則專門講求。故能事事新闢。其入會之人。自后妃太子親王大臣咸預焉。前者俄后親入醫會。比者日本之后入救人會。皆降至尊而講末業。如中國天子躬耕后夫人親蠶之義。以資鼓勵。故舉國風從。學業之精。製造之新。實由於此。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學以致其道。又曰。以文會友。孔子養徒三千。孟子後車數十。唐太學生萬人。宋朱子陸九淵講學數千人。明徐階講學會者八千。皆治化極盛。絕無流弊。至漢明之季。主持清議。此乃權奸之不利。而國家之大利也。明季貳臣入仕。國朝畏人議之。故嚴其禁。今非其時。豈可復沿其誤。

然上不爲倡。下不敢作。會若不開。則學亦不成。然學會雖開矣。而學至精微。事至繁重。誰爲考授。誰爲興舉。鄉里纖悉。勢必責成於縣令。而縣令上有層累之督撫。司道本府以臨之。則控制殊甚。下惟雜流之典史。巡檢胥差以佐之。則輔理無人。任之極輕。捐納軍功亦可得。待之極賤。抱道懷德不肯爲。甚至冗員千數。望差如歲。廉恥衰喪。才識庸鄙。以此而欲其徧開新學。鼓舞人士。大勸農工。興啓利源。豈可得哉。故周則百里封侯。直達天子。漢以太守領令。下逮小民。層級既寡。宜治較易。近者日本之變制也。以縣直隸國主。而親王出爲知縣。故下情無不達。而舉事無不行。吾土地遼濶。知縣太多。縱不能如日本直隸國家。亦當如漢制。領以巡撫。崇其品秩。任以從臣。上汰藩臬道府之冗員。下增六曹三老之鄉秩。計月選不過數人。簡拔何勞。籤部清流。

向上。易於自愛。奏報直達。乃可舉事。若明知冗員而不能更革。是雖有良法。而無自推行。其餘文書繁密之當刪。卿寺冗閑之宜汰。堂官數人之當併。兼差數四之宜專。吏胥之宜易用。士人百官之宜終身專職。必使盡去具文。乃可施行實政。若猶用明代牽掣之法。必致貽政事叢脞之憂。然一旦而盡革官制。職有以知朝議之未能也。然令改易庶官。徧立諸學矣。而上下不交。宿弊不去。蠹在根本。終難自強。今之知縣。品秩甚卑。所謂親民者也。而書吏千數人。盤隔於內。山野數百里。遠隔於外。小民有冤。呼號莫達。書差訛索。堂署威嚴。長跪問訊。刑獄慘酷。乃至有人命沈寃。鬻子待質。而經年不訊者。若夫督撫之尊。去民益遠。百縣之地。爲事更繁。積弊如山。疾苦如海。旣已漫無省識。安能發之奏章。况一省一人。一月數摺。閉塞甚矣。何以爲治。樞臣位重事

繁又復遠嫌謝客。皇上九重深邃。堂遠廉高。自外之樞臣內之奄寺外。無得親近。況能議論。小臣引見。僅望清光。大僚召見。乃問數語。天威儼穆於上。匍匐拳跪於下。屏氣戰慄。心顏震播。何以得人才而盡下情哉。每日辦事。召見樞臣。限以數刻。皆須了決。伏跪屏氣。敬候顏色。未聞反覆辨難。甚少窮日集思。天下甚大。事變甚微。皇上雖聖。豈無缺失。而限時以言事。拳跪以陳辭。雖有才賢。不能竭盡。當此時變。豈能宏濟艱難哉。夫以無益之虛文。使人不能盡其才。甚非計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從容燕坐。講求經國。故能措施晏如。用成上治。夫行以知爲本。高以下爲基。不講論則有行而無知。不燕坐則有高而無下。冥行必蹶。太高則危。尊嚴既甚。忌諱遂多。上雖有好言之誠。臣善爲行意之媚。樂作太平頌聖之詞。畏言危敗亂賊之事。故人才隔絕而

不舉。積弊自深而不發。至中國敗壞之由。外夷強盛之故。非不深知。寔不敢言。昔黎庶昌奉使日本。有所條陳。但請親王出遊。總署不敢代遞。其他關切皇上之事。皆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達。達之而不動。動之而不行。皇上雖天眞聰明。皆爲壅塞。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較中外而求自強。其道無由。夫天子所以爲尊者。威稜遠憺。四夷賓服。德澤流溢。海內乂安。上播祖宗之靈。下庇生民之命。盛德成功。傳於後世。乃可尊耳。若徒隔絕才賢。威臨臣下。以不見不動爲尊。以忌諱壅塞爲樂。則近之有土地不守。人民不保之患。遠之有徵歛蒙塵。二世瓦解之禍。人情安於所習。蔽於所見。而禍敗一來。悔無可及。職曩言皇上尊則尊矣。寔則獨立於上。皇上何樂此獨尊。良爲此也。夫使內示尊於奴隸。而外受辱於強鄰。與內交泰於臣民。而外揚威於

四海孰得孰失。不待皇上之明。無不能辨之者。夫天地交則泰。天地不交則否。自然之理也。歷觀自古開國之君。皆與民相親。挽輅可以移駕。止輦可以受言。所以成一代之治也。自古危敗之君。並與其臣相隔絕。隋煬之畏聞盜賊。萬歷之久不視朝。所以致國祚之傾也。伏讀太宗文皇帝聖訓。謂明主自視如天。臣下隔絕。是以致敗。我國上下相親。是以能強。嗚呼。明室之所以亡。我朝之所以興者。盡在此矣。孟子謂如恥之莫如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蓋文王之聖。與國人交。鹿鳴文王之詩也。笙簞飲食。以臣爲賓。故能成邎治。流美至今。夫太宗文皇帝我朝之文王也。竊願皇上師之。紆尊降貴。與臣民相親。而以明季太尊爲戒。天地既交。萬物萌動。根本既淨。堂構自立。百度昭舉。自強可致矣。皇上若深觀時變。稍

降尊嚴。職所欲言者有五焉。一曰。下詔求言。破除壅蔽。罷去忌諱。許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門遞摺。令御史輪值監收。謂之上書處。如漢六章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遞。亦不得以違礙阻格。永以爲例。若言有可採。溫旨褒嘉。或令召對。霽顏詢問。庶關門明目。洞見萬里。二曰。開門集議。令天下郡邑十萬戶而推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門令之會議。三占從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縣咸令開設。並許受條陳以通下情。三曰。闕館顧問。請皇上大開便殿。廣陳圖書。每日辦事之暇。以一時許親臨燕坐。顧問之員。輪二十員分班侍值。皇上翻閱圖書。隨宜咨問。訪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經義之精。民間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或霽威賜坐。或茶果頒食。令盡所知能。無有諱避。上以啓聖聰。旣廣所未聞。下以觀人才。即勵其未學。令天下人才皆在左右。宰縣奉

使皆在特簡。問其方略。責以成功。許其言事。嚴其賞罰。則人皆踴躍發憤。仰酬知遇。治天下可運之掌矣。其顧問之員。一取於翰林。文學侍從。人才較多。閒散日甚。宜令輪值。一取於薦舉。用世宗憲皇帝之法。令大臣翰詹科道。下及州縣各薦人才。凡有藝能。皆得薦舉。貴搜草澤。禁薦顯寮。或分十科。俾無遺賢。雖或濫竽。必有異才。宜令輪值。其不稱旨者。隨時罷去。其荒謬者。罰其舉主。一取於上書。其條陳可採。召對稱旨者。與薦舉人並稱待詔。亦令輪值。一取於公推。集議之員。郡縣分舉。各熟情勢。自多通才。亦令輪值。四曰。設報達聽。周官訓方。誦方。掌誦方。歷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開報館。州縣鄉鎮亦令續開。日月進呈。並備數十副本。發各衙門公覽。雖宵旰寡暇。而民隱咸達。官憲皆知。中國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於

是。至外國新報。能言國政。今日要事。在知敵情。通使各國著名佳報。咸宜購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總署派人每日譯其政。藝以備乙覽。並多印副本。隨邸報同發。俾百寮咸通悉敵情。皇上可周知四海。五曰。開府辟士。宰相之職。在於進賢。漢世三公。皆有曹掾。妙辟英賢。以爲毗佐。故漢之公府。得人最盛。今之樞臣。乃畏謹避。人與天下之才賢不接。豈能爲撥亂之任哉。宜復漢制。今開幕府。畧置官級。聽其辟士。督撫縣令。皆仿此制。其有事效。同升之公。庶幾宰府多才。可助謀議。然後分遣親近王公大臣遊歷。以資諳練。罷去官吏。儉從。闈役繁重。以示親民。免嚴刑長跪。以恤民艱。厚俸祿。養廉。以勸吏恥。如是則順天下之心。發天下之民氣。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取天下之才以爲才。天下臣庶。欣喜舞蹈。奔走動色。樂事勸功。

尊君親上。然後興舉新法。經營百度。昭明融洽。天下一家。無幾微之弊。而不
去。無幾微之利。而不舉。惟 皇上意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皇上次第講明
不惑。斷然施行。則致力之先後。成功之期效。皆可爲 皇上次第言之。先引
咎罪已。以收天下之心。次賞功罰罪。以伸天下之氣。然後舉逸起廢。求言廣
聽。廣顧問以盡人才。置議郎以通下情。數詔一下。天下雷動。想望太平。外國
變色。斂手受約矣。三月之內。懷才抱藝之士。雲集都中。強國救時之策。並伏
闕下。 皇上與二三大臣聚精會神。延引講問。撮羣言之要。次第推施。擇羣
士之英。隨器拔用。賞擢不次。以鼓士氣。沙汰庸冗。以澄官方。于是簡僚從。厚
俸祿。增幕府。革官制。政皆疏通。立道學。開藝科。創譯書。遣游學。教亦具舉。徵
議郎則易於籌餉。而借 民行鈔皆可圖。榮智學則各竭心思。而巧製精工可

日出。然後鐵路與郵政並舉。開礦與鑄銀兼行。農學與商學俱開。使才與將才並著。皆於期歲之內。可以大起宏規。中土海禁久開。頗有藝學之士。分爲教習。各赴榮途。至於三年。鐵路之大段有成。礦產之察苗有緒。書藏徧設。報館徧開。游學多歸。新製紛出。諸學明備。人才並起。道路大闢。知識俱開。荒地漸墾。工院漸衆。游民漸少。乞丐漸稀。童塾皆識字。知算之人。農工有新製巧思之法。織布裁造。漸可收內地之利。商務輪舶。漸可馳域外之觀。然後練兵選將。測海製械。次第可講矣。遲以十年。諸學如林。成才如麻。鐵路羅織。礦產洋溢。百度舉而風俗成。製造極精。創作極衆。農業精新。商貨四達。地無餘利。人有餘饒。鎗礮船械之俱巧。訓練駕駛之俱精。富教既舉。武備亦修。夫以歐洲十六國。合其人數僅二萬萬。我乃倍之。以二千萬之練兵。加數百艘之鐵

艦揚威海外。誰能禦之。凡此成功。可以尅期而計效者也。然今左右貴近。率以資格致高位。多以安靜爲良圖。或年已耆耄。精神漸短。畏言興革。多事阻撓。必謂天澤當嚴。官制難改。求言求才。徒增干進之士。開院集議。有損君上之權。夫君貴下施。天宜交泰。冗官宜革。掣權非時。旣已言之。若夫大考以詩賦超擢。館選以楷法例授。同爲干進。抑何取焉。况進言薦舉之士。必多倜儻之才。遺大投艱之時。貴有非常之舉。我 聖祖仁皇帝開鴻博之科。正當滇亂之日。乃知聖人之宏謨。固非常人所識度也。豈可以一二濫竽而阻非常之盛舉哉。至會議之士。仍取上裁。不過達聰明目。集思廣益。稍輸下情。以便籌餉。用人之權。本不屬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權之損哉。若謂 皇上萬機殷繁。宵旰勤勞。上書旣衆。報紙益多。旣費顧問之時。安有披覽之暇。豈知

上書雖多。提綱先見。其無關政要。派人閱讀。其指陳切要。即于顧問之處。可以集衆講求。其有燕暇。隨意閱報。但使得備乙覽。已可風化肅然。吏不懷奸。人皆自勵矣。若狃于俗說。不能掃除。則舉事無人。百弊叢積。稍變一二。終難補苴。而民日以貧。兵日以弱。士日以愚。國日以蹙。強夷環逼於外。會匪蔓延於內。五年之間。江浙閩廣滇桂。恐不能保。十年之內。皖楚遼藏蒙回。亦慮變生。二十年後。敗壞非所敢知矣。此尙言其常者。若瓦解之患。則旦夕可致。殷鑒不遠。即在前明。得失之效如此。皇上果何擇焉。竊聞皇上觸念時艱。頓足憂歎。惕勵之心。達著於外。推此一念。可以大有爲也。然有自強之心。而不能充。居莫強之勢。而不能用。竊爲皇上惜之。嘗推皇上有憂危之心。而不能赫然憤發。掃除更張者。大半牽於庸臣無動爲大之言。容悅謹媚之習。

夫諸臣當有事則束手無策。坐受縛割。當無事則容媚畏謹。苟持祿位。今者在。皇上則土地已割矣。在諸臣則富貴無恙也。方其私憂竊嘆。亦有危心。無如畏謹成風。迫爲容悅。詩說謂與師處者帝。與友處者王。與奴隸處者亡。皇上日與容悅之臣處。惟有拜跪唯諾。使令趨走而已。安得不致今日之事哉。上尊下媚。中塞外侮。謀略不能用。逆耳不能入。以此而求自強。猶之楚而北行。其道背矣。然二十年來粉飾承平。大臣皆非以才能進用。率以年資累官。但以供文字奔走之勞。本不能責以旋乾轉坤之任。惟在皇上內審安危。斷自聖衷而已。夫中國人主之權。雷霆萬鈞。惟所轉移。無不披靡。昔齊桓公好紫。舉國皆服。秦武王好勇士。舉國尙鬪。今以楷法詩文驅天下而人。士皆奔走風從。然則撫有四萬萬人。何施而不可。何欲而不得哉。又視皇

上所措而已。皇上居可爲之位。有憂憤之心。當萬難少緩之時。處不能自
已之勢。不勝大願。伏乞 皇上講明理勢之宜。對較中外之故。特奮乾斷。冀
行天健。破積習而復古義。啓堂構而立新基。無爲舊俗所牽。無爲庸人所惑。
紆降尊貴。通達下情。日見賢才。日求讜論。以整紀綱而成大化。雪仇恥而揚
天威。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職疏迷小臣。豈敢妄參大計。但目擊國恥。憂思憤
盈。棟折榱壞。同受傾壓。今將南歸。感激聖明。瞻望宮闕。眷戀徘徊。不能自己。
用敢再竭愚誠。冀補萬一。其推行之節目。經理之章程。瑣細繁重。不能詳及。
如蒙垂採。或賜召對。當別輯書進呈。不勝冒昧戰慄之至。伏乞代奏 皇上
聖鑒謹呈 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八日

此書既不克上達。康有爲以爲望變法於朝廷。其事頗難。然各國之革政。未有

不從國民而起者。故欲倡之於下。以喚起國民之議論。振刷國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於是自捐資創萬國公報于京師。徧送士夫貴人。與梁啓超。孟華。撰之。日刊送二千份。乃倡設強學會於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數十人。袁世凱。文廷式。與焉。英美人士亦有列名會員者。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時張之洞爲南洋大臣。聞而善之。寄五千金以充會中之用。時京師無有爲報者。中國士夫無有爲會者。有之皆自康有爲創之。然大學士徐桐。御史褚成博等咸欲劾之。九月康有爲出京游南京。說張之洞。謀設強學分會於上海。張大喜。會遂成。此會所辦之事爲五大端。一譯東西文書籍。二刊布新報。三開大圖書館。四設博物儀器院。五建立政治學校。我國之有協會。有學社。自此始也。今將康有爲所撰強學會序文錄于下。

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東眺。處四強鄰之中而爲中國。汲汲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尙十餘國。遼臺茫茫。回變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僂僂。不可終日。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國也。疆土跨亞歐非三洲。而守舊不變。爲六國執其政。剖其地。廢其君矣。其餘若安南。緬甸。若高麗。若琉球。若暹羅。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國於太平洋羣島非洲者。凡千數百計。今或削或亡。舉地球守舊之國。蓋已無一瓦全者矣。我中國孱臥于羣雄之中。軒寢于火薪之上。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舊而不能行遠。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衛藏土司。圍徼之守。咸爲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粵。川黔滇桂。膏腴之地。

悉成盜糧。吾爲突厥人不遠矣。西人最嚴種族。薄視非類。法之得越南也。總越人科舉富貴之路。昔之達宦。今作買絲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而英民所得自由之權利。印人無一能得。芸芸土著。畜若牛馬。若吾不早圖。倏忽分裂。則桀黠之輩。王謝淪爲左社。忠憤之徒。原卻夷爲自隸。伊川之髮。駢闐于萬方。鍾儀之冠。蕭條於千里。三州父子。分爲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關之燼。哭秦庭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堯泉明之桃源。則寸埃更無淨土。肝腦原野。衣冠塗炭。嗟吾神明之種族。豈可言哉。豈可言哉。夫中國之在大地也。神聖繩繩。國最有名。義理制度。文物駕于四溟。其地之廣于萬國等在三。其人之衆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土腴而厚。蓋大地萬國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風氣未開。人才乏絕。坐受凌侮。

昔曾文正與倭文端諸賢講學於京師。與江忠烈羅忠節諸公講練于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普魯士有愛國之會。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維新。蓋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合衆人之才力。則圖書易成。合衆人之心思。則聞見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礮聲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圖避謗乎閉戶之士哉。有能來言維新乎。豈惟聖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萬萬之人將有託耶。

蓋支那人向來閉關自守。絕不知本國危險之狀。即有一二稍知之者。亦以爲國家之禍。於已無與。蓋習聞前朝易姓革命故事。其降服新朝者皆可復得本官。民間亦安土樂業。以爲雖不幸而亡國。亦不過如是。而不知今日西人之撼

人國。大異於昔時也。康有爲撰此開會主義書。痛陳亡國以後慘酷之狀。以激厲人心。讀之者多爲之下淚。故熱血震盪。民氣漸伸。而守舊之徒惡之。御史楊崇伊上奏。劾其私立會黨。顯干例禁。請旨查封。計北京強學會僅開四月。上海強學會僅開月餘。至乙未十一月。遂被禁止。張之洞恐忤廷旨。首請除名會籍。蓋支那維新之起點。在於斯舉。而新舊黨之相爭。亦起於斯矣。

強學會雖封禁。然自此以往。風氣漸開。已有不可抑壓之勢。至丙申二月。御史胡孚宸奏請解禁。於是將北京之強學會改爲官書局。派大臣管理其事。惟已盡失開會之本旨。僅存其外觀而已。會員黃遵憲梁啓超汪康年等謀將上海強學會改爲時務報。時務報既出後。聞風興起者益多。各省志士爭釀資會羣。以講新學。大率不出強學會宗旨之五大端。今將此兩年內各省私立之學

會學堂報館等略列於下。

味經學會

陝西

地學公會

湖南

顯學會

廣東

遜業小學堂

廣東

蘇學會

蘇州

質學會

湖北

聖學會

廣西

廣仁學堂

廣西梧州

粵學會

廣東

羣學會

農學會

蒙學會

通藝學堂

知恥會

時務學堂

南學會

明達學堂

任學會

衡州時務學堂

廣東

上海

上海

北京

北京

湖南

湖南

湖南常德

湖南衡州

湖南衡州

戊戌政變記卷七

算藝學堂

湖南瀏陽

算學報

上海

羣萌學會

湖南瀏陽

南學分會

湖南岳州

八旗奉直小學堂

北京

時敏學堂

廣東

大同譯書局

上海

譯書公會

上海

測量會

南京

不纏足會

上海、廣東、湖南、福建、新加坡、

女學堂

上海

校經學會

湖南

致用學堂

湖南

知新報

澳門

湘學報

湖南

湘報

湖南

天南新報

新加坡

公理學會

湖南、廣東

中西學堂

浙江紹興

東文學社

上海、廣東

大同學堂

澳門

原生學會

澳門

大同學校

橫濱

實力學堂

新加坡

格致新報

上海

新學之風既倡。民智漸開。故兩年以來。支那人士之識見言論。頗有異於昔日。從前自尊自大。自居於中國。而鄙人爲夷狄之心。多有悟其非者。先覺之士。慨世之徒。攘臂抗論。大聲疾呼。所在多有。而湖南廣東兩省。實可爲改革之原動力焉。膠變之後。康有爲開經濟學會於京師。與京師各省士夫鼓厲大開學會。先自十二月開粵學會。與林旭開閩學會。與楊銳開蜀學會。與楊深秀宋伯魯

同開陝學會。皆正二月並舉焉。經保國會後。又有保滇會保浙會繼之。自餘各省從風。州縣並起。不可指數。雖有政變。而民智已開。不復可遏抑矣。

戊戌政變記卷七終

戊戌政變記卷八

附錄二 湖南廣東情形

中國苟受分割。十八行省中可以爲亡後之圖者。莫如湖南廣東兩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廣東之商可用。湖南之長在強而悍。廣東之長在富而通。余廣東人也。先言廣東。

守舊之徒。談及洋人則嫉之如讐。與洋人交涉則畏之如虎。此實頑固黨之公例也。廣東爲泰西入中國之孔道。濠鏡一區。自明代已爲互市之地。自香港隸屬於英。白人之足跡益繁。故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與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故中國各部之中。其具國民之性質。有獨立不羈氣象者。惟廣東人爲最。

中國內地之人愛國之心甚弱。其故皆由大一統已久。無列國生存競爭之比較。而爲之上者。又復從而蒙壓之。故愚民之見。以爲已國之外更無他國。如是則既不知有國矣。何由能生其愛哉。故中國人乏愛國心者。非其性惡也。愚害之也。廣東人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強。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義憤自生。故中國數年以來。朝割一省。夕割一郡。內地之民。視若無睹。而旅居外國之商民。莫不扼腕裂眚。痛心疾首。引國恥如己恥者。殆不乏人。然則欲驗中國人之果有愛國之心與否。當於廣東人驗之也。

中國人工作之勤。工價之廉。而善於經商。久爲西人所側目。他日黃種之能與白種抗衡者。殆恃此也。然於中國人之中。具此美質者。亦惟廣東人爲最。又其大言語與他省不同。凡經商於外國者。鄉誼甚篤。聯合之力甚大。

前者中國曾兩次派遣學生留學美國。後雖半途撤歸。而學生自備資斧。或傭工於人。持其工資以充學費。終能卒業者。尙不乏人。其人皆廣東產。爲多。因中國棄而不用。今率皆淪落異國。其實此輩皆維新之才也。

湖南以守舊聞於天下。然中國首講西學者。爲魏源氏。郭嵩燾氏。曾紀澤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實維新之區也。髮逆之役。湘軍成大功。故騫張之氣漸生。而仇視洋人之風以起。雖然。他省無真守舊之人。亦無真維新之人。湖南則真守舊之人固多。而真維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異於他省也。

湖南向稱守舊。故凡洋人往游歷者。動見殺害。而全省電信輪船皆不能設行。自甲午之役以後。湖南學政以新學課士。於是風氣漸開。而譚嗣同輩倡大義。

於下。全省沾被。議論一變。及陳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陳三立佐之。黃遵憲爲湖南按察使。江標任滿。徐仁鑄繼之爲學政。聘梁啓超爲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與本省紳士譚嗣同熊希齡等相應和。專以提倡實學。喚起士論。完成地方自治政體爲主義。今將去年十二月梁啓超上陳寶箴一書論湖南應辦之事者錄於下。覽者可以見湖南辦事之情形焉。

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是故國即亡矣。苟國人之智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則彼雖滅吾國。而不能滅吾權。阿爾蘭之見併於英人是也。今英倫之人應享利益。阿爾蘭人無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

但使其智日進者則權亦日進。印度是也。印度初屬於英。印人只能爲第六
七等事業。其第五等以上事業。皆英人爲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則五
等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則總辦幫辦
及高等司事
皆英人也近則第二等以下事業。皆印人所爲矣。其智全塞者則其權全亡。
非洲之黑人。墨洲之紅人。南洋之樸人。是也。此數種者只見其爲奴隸爲牛
爲馬。日漸月削。數十年後。種類滅絕於天壤耳。更無可以自立之時矣。夫使
印度當未亡之時。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則其蚤爲第二等人也久矣。使
其有加於今日。則其爲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
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爲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爲第一義。
湖南官紳有見於民智之爲重也。於是時務學堂之設。意至美矣。然於廣
之之道則猶未盡也。學堂學生祇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爲

成也亦僅矣。而況此輩中西兼習。其教之也當厚植其根柢。養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後。不欲其出而與聞天下事也。然則此五年中雖竭盡心力以教之。而風氣仍不能出乎一學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學生當分爲二等。其一以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柢爲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則成就不必其遠大。但使於政學之本原。略有所聞。中外之情形。無所闇蔽。可以廣風氣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說。則欲其精。由後之說。則欲其廣。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啓。人才同時並成。如萬軍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而必非一省會之間。數十百人之力。可以支持。有斷然矣。則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變科舉。二曰州縣徧設學堂。斯

二者行。頃刻全變。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紳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與此二事相去不遠者。一曰全省書院。官課師課改課時務也。以嶽麓求賢之改。章及孝廉堂之爲學會。士林舉無間然。然則改課亦當無違言必矣。官課師課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學政所至。提倡新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學者無幾矣。二曰學堂廣設外課。各州縣咸調人來學也。州縣徧設學堂。無論款項難籌。即教習亦無從覓聘。教習不得人。講授不如法。勞而少功。雖有若無耳。以余所見。此間各處書院諸生。講習經年。而成就通達者寥寥無幾。大約爲開風氣起見。先須廣其識見。破其愚謬。但與之反復講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國以何而強。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於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然後授以東西史志各書。使知維新之

有功。授以內外公法各書。使明公理之足貴。更折衷於古經古子之精華。畧覽夫格致各學之流別。大約讀書不過十種。爲時不過數月。而其見地固已甚瑩矣。乃從而摩激其勢力。鼓勵其忠憤。使以保國保種保教爲己任。以大局之糜爛。爲身之恥疚。持此法以教之。間日必有講論。用禪門一棒一喝之意。讀書必有割記。仿安定經義治事之規。半年以後。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間如學堂學生。鼓篋不過月餘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學。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見識議論。則已殊有足觀者。然則外課成就之速。更可冀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學顓門之業。則以年稚爲宜。欲廣風氣。觀大畧。速其成就。則以年稍長爲善。蓋苟在二十以上。於中國諸學。曾畧有所窺者。則其腦筋已漸開。與言政治之理。皆能聽受。然後易於有得。故外課生。總以不限年爲當。前者出

示在此間招考。僅考兩次。已迫歲暮。來者百餘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設此課之意。全在廣風氣。其所重者。在外府州縣。故必由學政按臨所至。擇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縣自三人至五人。咨送來學。其風始廣。然各府遼遠。寒士負笈之資。固自不易。愚意以爲莫如合各州縣爲具川資。咨送到省。每歲三五人之費。爲數無幾。雖瘠苦之縣。亦不至較此區區。到省以後。須謀一大廈。使羣萃而講習。若學堂有餘力。則普給膏火。否則但給獎賞而已。如不給膏火。則須問其願來與否。乃可咨送。此項學生。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擇其學成者。授以憑記。可以爲各縣小學堂教習。一年之後。風氣稍成。即可以飭下各州縣。每縣務改一書院爲學堂。三年之間。而謂湘人猶有嫉新學如讐與新學爲難者。其亦希矣。二曰遣學生游學外國。時務學堂內課諸生。既授之

以經史大義。厚其中學之根柢。養成其愛國之熱心。則當遣往外國學政治法律財政行政學兵法諸專門。先選其俊秀者以五十人爲額爲第一班。第二年續有高才。則續選五十人爲第二班。凡設四班。合爲二百人。以四年分遣之。每留學者以四年爲率。及其歸也。以之治湖南一省之事。人才固慨然有餘。即爲全國之用。亦可庶幾矣。若慮經費難籌。則先游學日本。日本雖小國。而三十年來智學之進。駸駸焉追及歐洲。我但先學日本。亦已足爲吾目前之用矣。

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爲之起點。此誠中國未嘗有之事。而實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數千里外。渺不相屬之人。而代人理其飲食訟獄之事。雖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幾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鄉官。兩

漢郡守。得以本郡人爲之。而功曹掾吏。皆不得用它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來。防弊日密。於是悉操權於有司。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則必當復古意采西法重鄉權矣。然亦有二慮焉。一曰。慮其不能任事。二曰。慮其藉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則宜開紳智。欲救後弊。則宜定權限。定權限者何。西人議事與行事分而爲二。議事之人。有定章之權。而無辦理之權。行事之人。有辦理之權。而無定章之權。將辦一事。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既可乃議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礙者。則以告於議員。議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無時不改。每改一次。則其法益密。而其於民益便。蓋以議事者爲民間所舉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當

革。無不知也。有一利之當興。無不聞也。其或有一縣一鄉之公益。而財力不
 能舉者。則議員可以籌款而辦之。估計其需費之多少。而釀之於民焉。及其
 辦成也。則將其支用款項列出清單。與衆人共見。未有不願者也。譬之一街
 之中。不能無擊柝之人。於是一街之戶宅集議。各出資若干。而雇一人爲之。
 一鄉之中。欲築一橋修一路。於是一鄉之戶宅集議。或按田畝。或按人丁。各
 出資若干。而勸工爲之。未有不願者也。推而大之。而一縣而一省。而一國莫
 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國者也。吾中國非不知此法。但僅以之治一鄉。治一街。未能推廣耳。故每月應籌
 款項。皆待命於下議院。下議院則籌之於民。雖取之極重。而民無以爲厲已
 者。蓋合民財以辦民事。而爲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於己。非獨力所
 能辦。故無不樂輸以待上之爲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戶。每戶月輸一百。即得四千。可
 以爲己保護財產。若非得

一人總任其事則雖每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故有鄉紳爲議事則無事不可辦。無款不可籌。而其權則不過議此事之當辦與否。及其辦法而已。及其辦之也。仍責成於有司。如是則安所容其舞文也。至於訟獄等事。則更一委之於官。鄉紳只能爲和解。或爲部審人員。而不能斷其讞。然則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舉國而行之。不聞有弊。則亦由權限之劃定而已。開紳智者何。民間素不知地方公事爲何物。一切條理皆未明悉。而驟然授之使其自辦。是猶乳哺之兒而授之以杯筋。使自飲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於公事。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國之紳士。使以辦公事。有特不如官之爲愈也。何也。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間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僞尙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爲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教之

惟何。惟一歸之於學會而已。先由學會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紳士每州縣各數人。咸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蒞以鼓勵之。多延通人爲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強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或得有電報。奉有部文。非極秘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決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爲議員者過半矣。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爲總會議員外。即可分別遣散歸爲各州縣分會之議員。復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紳智既開。權限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聰明才力。而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以求辦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裨一省

之難。未有不能濟者也。

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方者。尙不知凡幾也。故開官智又爲萬事之起點。官貧則不能望之以愛民。官愚則不能望之以治事。聞黃按察思所以養候補官。優其薪水之法。此必當速辦者也。既養之則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無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狀。曾未有歐洲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爲何事。不知修道養兵爲何政。而國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課最。然則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學之。舉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輩。未嘗學問無所知識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猶然薪以止沸。卻行而求前也。而無如不辦事則已。苟辦事則其勢不能不委之此輩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辦而不

辦也。然則將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教官視教士難。彼其年齒已老。視范髮蒼蒼。習氣極深。宦情熏灼。使之執卷伏案。視學究之訓頑童。難殆甚焉。然教官又視教士易。彼其望長。官如天帝。覬缺差若九鼎。官中細腰。四方餓死。但使接見之時。稍爲抑揚。差委之間。微示宗旨。雖強之以不情之舉。猶將赴湯蹈火以就之。而況於導之以學乎。故課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須撫部爲之校長。誅道爲之副校長。其堂即設在密邇撫署之地。每日或間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課。隨時教誨。最善者莫如刪堂屬之禮。以師弟相待。堂中陳設書籍。張挂地圖。各官所讀之書。皆有一定。大約各國約章。各國史志。及政學公法。農工商兵礦政之書。在所必讀。多備報章。以資講求。各設劄記。一如學堂之例。延聘通人爲教習。評閱功課。校長及副校長。隨意譚論。隨意閱劄記。

或隨地圖而與論其地之事。或任讀一書而與論其書之美惡。聽其議論而可以得其爲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課不及格。而獲譴。恐見問不能答。而失意。莫不爭自濯磨。勉強學問矣。教之既熟。必有議論明達。神氣堅定者出矣。或因好學而特予優差。或因能任事而委之繁缺。數月之後。家絃誦。而人披除矣。聞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譚。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德之各出意見。互相辨論。文正則不發一言。歸而采之。既可於此事集思廣益。復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駱文忠則每集司道於一圓桌。令以筆墨各陳所見。岑襄勤丁雨生之辦事。如訓蒙館然。聚士數幕友於一堂。陳十數几桌。定時刻効事。隨到隨辦。案無留牘。此誠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國亦頗苦於禮矣。終日之晷刻。消磨於衣冠應酬迎送之間者。不知凡幾。交受其勞。而

於事一無所補。且日議變法。此之不變。安得有餘日以任應辦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時刻。在課吏堂辦事。一切皆用便衣。凡來回事者立談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見外。其餘衙門例期悉予停免。有事咸按時刻在堂中相見。則形骸加適。而治事加多。斯實兩得之道也。至實缺各官。關係尤重。既未能盡取而課之。亦必限以功課。指明某書令其取讀。必設劄記。讀書治事二者並見。須將其讀書所有心得。及本縣人情物產風俗咸著之劄記中。必須親筆。查有代筆者嚴責。難者必以爲實缺官身任繁劇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優則學天下斷無終年不讀書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時刻以一二點餘讀。未必不可無此暇也。頻頒手諭。諄諄教誨。如張江陵與彊臣各書。胡文忠示屬員各諭。或以嚴厲行之。或以肫誠出之。未有不能教誨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參劾則無人可用。亦不可勝劾。其无咎无譽。臥而治之。無大惡可指者。亦

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其廉可謂至矣。然而不能爲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當屏黜，豈待擾民哉。雖然，治事者必識與才兼，然後可云也。若並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當辦，則曷從治之。未嘗講此事之辦法，則曷從治之。西國治一事，則有一事之學堂。既學成而後授以事矣。然其每日辦事之暇，未嘗有一日廢書者。不讀書則看報費至君主賤至皮匠莫不皆然今國人士自其鼓篋之始，即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及一入宦途，則無不與書卷長別。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製焉。又況於終其身而不學者乎。中國一切糜爛，皆起於此。而在位者沓焉不自覺。今日興一新法，明日興一新法。而於行法之有人與否，漠然而不之計。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以上三端：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竊以爲此三者

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畢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焉矣。至於新政之條理。則多有湖南所已辦者。如礦務輪船學堂練兵之類。或尅日開辦者。如學會巡捕報館之類。或將辦而尙有阻力者。如鐵路之類。或已辦而尙須變通擴充者。如鈔票製造公司之類。今不必述。而竊以爲尙有極要者三事。一曰開馬路。通全省之血脈。則全省之風氣可以通。全省之商貨可以出。二曰設勸工博覽場。取各府州縣天產人工之貨聚而比較之。工藝精者優加獎勵。長沙古稱貧國。而五代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貧而富。則非廣勵工商末由也。今全省無論已辦將辦未辦各事。除紳士協辦外。苟經官手。則幾無事不責成於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勢至散。一人之精神。有萬不能給之勢。然舍此則又無可倚畀。鄙意以爲宜設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務局之稱。其各最不應刪不可用。一切新

政皆總於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員爲總辦。令其自舉幫辦以下之人。事歸一綫。有條不紊。或稍易爲力也。

此書即爲湖南辦事之起點。後此湖南一切事。皆依此書次第行之。而南學會尤爲全省新政之命脉。雖名爲學會。實兼地方議會之規模。先由巡撫派選本地紳士十人爲總會長。繼由此十人各舉所知展轉汲引以爲會員。每州每縣皆必有會員三人至十人之數。選各州縣好義愛國之人爲之。會中每七日一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臨會。黃遵憲譚嗣同梁啓超及學長□□□等輪日演說中外大勢政治原理行政學等。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將以半年之後。選會員之高等。留爲省會之會員。其次者則散歸各州縣爲一州一縣之分會員。蓋當時正德人侵奪膠州之時。列國分割中國之論

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後之圖。思保湖南之獨立。而獨立之舉。非可空言。必其人民習於政術。能有自治之實際。然後可。故先爲此會。以講習之。以爲他日之基。且將因此而推諸於南部各省。則他日雖遇分割。而南支那猶可以不亡。此會之所以名爲南學也。當時所辦各事。南學會實隱寓衆議院之規模。課吏堂實隱寓貴族院之規模。新政局實隱寓中央政府之規模。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皆務分權於紳士。如慈母之煦覆其赤子焉。各國民政之起。大率由民與官爭權。民出死力以爭之。官出死力以壓之。若湖南之事勢。則全與此相反。陳黃兩公本自有無限之權。而務欲讓之於民。民不自知其當有權。而官乃費盡心力以導之。其此盛德殆並世所希矣。今將黃遵憲在南學會演說之語。及譚嗣同在湘報中所撰之論說。照錄於下。可以見當時之苦心矣。

黃遵憲南學會第一次講義

諸君諸君。何以謂之人。人飛不如禽。走不如獸。而世界以人爲貴。則以禽獸不能羣。而人能合人之力以爲力。以制伏禽獸也。故人必能羣而後能爲人。何以謂之國。分之爲一省一郡。又分之爲一邑一鄉。而世界之國。祇以數十計。則以郡邑不足以集事。必合衆郡邑以爲國。故國以合而後能爲國。自周以前。國不一國。要之可名爲封建之世。世爵世祿世官。即至愚不道。如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驕淫昏昧。至於不辨菽麥。亦醜然肆於民上。而舉國受治焉。此宜其傾覆矣。而或傳祀六百。傳年八百。其大夫士之舉國同休戚者。無論矣。而農以耕稼。世其官。工執藝事。以諫其上。一商人耳。亦與國盟約。強隣出師。犒以乘韋。而伐其謀。大國之卿。求一玉瓊。而吝弗與。

其上下親愛。相維相繫。乃如此。此其故何也。蓋國有大政。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國人曰賢。國人曰殺。一刑一賞。亦與衆共之也。故封建之世。其傳國極秘。而政體乃極公也。

自秦以後。國不一國。要之可名爲郡縣之世。郡縣之世。設官以治民。慮其不學也。先之以學校。慮其不才也。繼之以科舉。慮其不能也。於是有選法。慮其不法。與不肖也。於是有處分之法。有大計之法。求官以治民。亦可謂至周至密至纖至悉矣。然而彼入坐堂皇。出則呵道者。吾民之疾病禍難。固苦顛連。問其所以。瞠目不能答也。即官之昏明賢否。勤惰清濁。詢之於民。民亦不能知也。溝而分之。界而判之。曰此官事。此民事。積日既久。官與民無一相信。寢假而相怨。相謗。相疑。相誹。遂使離心離德。壅蔽否塞。泛泛然若不繫之舟。聽

民之自生自殺自教自養。官若不相與者。而不賢者復舞文以弄法。乘權以肆虐。以民爲魚肉。以己爲刀砧。至於晚明有破家縣令之稱。民反以官爲擾。而樂於無官。此其故何也。官之權獨攬。官之勢獨尊也。凡上下相交之政。如所謂亭長三老。嗇夫里老。糧長近於鄉官者。皆無有也。舉一府一縣數十萬人之命。委之於二三官長之手。曰是則是。曰非則非。而此二三官長者。又委之幕友書吏家丁差役之手。而臥治焉。而畫諾坐臚焉。國烏得而治。故郡縣之世。其設官甚公。而政體則甚私也。

諸君諸君。諸君多有讀二十四史者。名相良將能吏功臣。可謂繁夥矣。惟讀至循吏傳。則不過半卷耳。數十篇耳。二三十人耳。無地無官。無時無官。漢唐宋明。每朝數百年。所謂循吏者。祇有此數。豈人性殊哉。抑人材不古若歟。嘗

考其故。一則不相習也。本地之人。不得爲本地之官。自漢既有三互之法。如今之廻避。至明而有南北互選之法。赴任之官。動數千里。土風不諳。山川不習。一切俗禁。茫然昧然。余嘗見一廣東糧道。詢其慣否。彼謂飲食衣服均不相同。嗜欲不通。言語不達。出都以後。天地異色。妻奴僮僕。日夕怨嘆。惟願北歸。以如此之人。而求其治民。能乎不能。此不相習之弊。一則不久任之弊也。今制以三年爲一任。道府以下。不離本省。是朝廷固知不久任之弊矣。然而州縣各官。員多缺少。朝令附郭。夕治邊地。或陞或遷。或調或降。或調劑。或署理。或代理。或兼攝。甫知其利。甫知其弊。尙有所作爲。而舍此而他去矣。而賢長官量其時之無幾。力之不能。亦遂斂手退縮。而不敢動。又况築臺者。一簣而九仞。移山者由子而遠孫。凡大政事大興革。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爲。

慮其半途而廢也。中道而止也。前功之盡棄也。則亦惟置之度外。棄之不顧耳。明之循吏。昔推况鍾。其治蘇州。凡十九年。聞轅門鼓樂嫁女。乃曰。吾來此時。此女甫乳哺耳。惟久於其任。乃以循吏稱。今安得有十九年之知府耶。諸君試思之。不相習與。宴會時之生客何異。不久任與。逆旅中之過客何異。然而皆尊之爲官矣。

嗟夫。嗟夫。余粵人也。粵爲邊地。諺有之曰。天高帝遠。皆不知。朝廷。只知有官長耳。亦不知官爲誰何名字。但見入坐堂皇。出則呵道者。則駭而避之。舉吾氣之身。家性命田園廬墓。盡交給於其手。而受治焉。譬之家有家長。子孫數十人。家長能食我衣。我妻室。我田宅。我爲子弟者。將一切情廢。萬事不治。盡仰給於家長耶。抑將進德修業。以自有成立耶。諸君。諸君。此不煩言而決。

不如子弟之自期成立明矣。委之於家長猶且不可。乃舉吾之身家性命田園廬墓。委之於宴會之生客。逆旅之過客。而名之爲官者。則烏乎其可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所求於諸君者。自治其身。自治其鄉而已矣。某利當興。某弊當革。學校當變。水利當籌。商務當興。農事當修。工業當勸。捕盜當講求。以開教滋禍者爲家難。以會匪結盟者爲己憂。先事而經畫。臨事而綢繆。此皆諸君之事。孟子有言。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况吾同鄉共井之人。而不思援手耶。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况一鄉一邑之事。而可諉其責耶。顧亭林言風教之事。匹夫與有責焉。曾文正公論才亦以風俗爲士夫之責。願與諸君子共勉之而已。

諸君諸君。能任此事。則官民上下。同心同德。以聯合之力。收羣謀之益。生於

其鄉無不相習。不久任之患。得封建世家之利。而去郡縣專政之弊。由一府一縣推之一省。由一省推之天下。可以造共和之郵治。臻大同之盛軌。余之言略盡於此。而尙有極切要之語爲諸君告者。余今日講義。譽之者曰開民智。毀之者曰侵官權。欲斷其得失。一言以蔽之曰。公與私而已。諸君能以公理求公益。則余此言不爲無功。若以私心求私利。彼擅權恃勢之官。必且以余爲口實。責余爲罪魁。乞諸君共鑒之。願諸君共勉之而已。諸君諸君。聽者聽者。

譚嗣同記官紳集議保衛局事

今夫舍其官權。略其勢位。棄其箠民刀俎民之文若法。下與士民勤勤然謀國是。共治理。以全生而遠害。初若不知己之爲官。而官之可以箠民刀俎

民也者。世必曰天下烏有此不智之官矣。然而舍其官權。略其勢位。決棄其
箝軛。民刀俎民之文若法。下與士民勤勤然謀國是。共治理。以全生而遠害。
初若不知己之爲官。而官之可以箝軛刀俎民也者。而士與民方竊竊焉疑
之。議之遠避之。曰奈何不箝軛我而刀俎我也。則寧得曰此天下之智士之
智民乎。善乎唐才常之論保衛局也。曰泰西日本之有警察部也。長官主之。
與凡議院章程不同。平心而論。此事本官權可了。而中丞陳公廉訪黃公必
處處公之紳民者。蓋恐後來官長視爲具文。遂參以紳權。立吾湘永遠不拔
之基。此尤大公無我至誠至信之心。可以質鬼神。開金石。格豚魚。夫欲興紳
權。遂忘其爲削己之官權。爲人而遺己。甯非世俗所謂愚者乎。而廉訪黃公
與觀察况公桂馨黃公炳離。則猶恐紳之弗受其權也。而集諸紳士於保甲

局。反覆引喻。終日不倦。且任之曰。某爲董事。某爲董事。聽者感動興起。皆思有以自劾。攄慮發謀。各陳其臆。蓋罔不動中機宜矣。顧嗣同尤有大憂奇懼。腐心泣血。不忍言。而又不忍不言者。遂揚言曰。保衛局之善。唐氏言之詳矣。吾不贅言。言其大者。事之大有如國之存亡乎。則胡不見臺灣乎。一旦割棄。所謂官者皆相率內渡矣。又不見山東乎。雖巡撫總兵之尊。且褫職去位矣。故世變至無常。而官者至不可恃者也。官以遵奉。朝旨爲忠。以違抗。朝旨爲罪。不幸復有臺灣山東之事。官惟有襁被而去耳。豈能爲我民而少遲回斯須哉。斯時也。則任外人之戎馬蹴踏我。任外人之兵刃齧我。誰爲我父母而護翼我。誰爲我長上而扞衛我。雖呼天搶地於京觀血海之中。宛轉哀號。悔向者之不早自爲謀。而一聽之官之非計。豈有及哉。豈有及哉。然則

乘此矇矓之短景。豫防眉睫之急。官又假我以有可爲之權。我不速出而自任。而誰任矣。夫當速出而自任。甯止保衛一局。而保衛局特一切政事之起點。而治地方之大權也。自州縣官不事事。於是有保甲局之設。其治地方之權。反重於州縣官。今之所謂保衛。即昔之所謂保甲。特官權紳權之異焉耳。夫治地方之大權。官之所以爲官者此而已。今不自惜若此。豈真官之不智哉。亦誠自料不能終護翼我扞衛我。又不忍人之蹴踏我。齧割我。而出此萬不得已之策。以使我合羣通力。萃離散。去壅蔽。先清內治。保固元氣。庶幾由此而自生抵力。以至其身家。此其用意之深而苦。亦至可感矣。且聞之公法家。凡民間所辦之事。即他人入室。例不得奪其權。是則歷常變而不敗者。又舍是末由也。議既終。吾請濡筆記之。且正告吾紳吾士吾民曰。吾願觀吾

屬之智何如矣。

蓋當時湖南新政辦有端緒者。在教育警察裁判三事。此保衛局即效警察署之規模也。黃遵憲以爲警察一署。爲凡百新政之根柢。若根柢不立。則無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故首注意於是。先在長沙試辦。初辦之時。舊黨謗議。愚民驚疑。及開辦數月。商民咸便之。此次政變以後。百舉皆廢。惟保衛局因紳民維持。得以不廢。此亦興民權之利益也。黃遵憲爲按察使。職司刑獄。故銳意整頓裁判監獄之事。刪淫刑之陋俗。定作工之罰規。民甚感之。

中國向來守舊之徒。自尊自大。鄙夷泰西爲夷狄者。無論矣。即有一二號稱通達時務之人。如李鴻章張之洞之流。亦謂西法之當講者。僅在兵而已。僅在外交而已。曾無一人以蓄養民力。整頓內治爲要務者。此所謂不務本而欲齊其

末。故雖日日言新法。而曾不見新法之效也。而彼輩病根之所在。由於不以民爲重。其一切法制。皆務壓制其民。故不肯注意於內治。蓋因欲興內治。不能不稍伸民權也。觀於湖南之事。乃知陳寶箴黃遵憲等之見變。遠過李鴻章張之洞萬萬矣。

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小學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爲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徧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階。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自此以往。雖守舊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奪矣。雖全國瓜分。而湖南亡後之圖。亦已有端緒矣。今並將啓超所撰南學會序附載於下。閱者可以知立此會之宗旨焉。

歲十月。啓超以湘中大夫君子之督責。辭不獲命。乃講學於長沙。既至而湘之大夫君子。適有南學會之設。不以啓超爲不文也。而使爲之序。序曰。嗚呼。今之策時變者。則曰入股不廢。學校不興。商政不修。農工不飭。民愚矣。未有能國者也。蒙則謂入股即廢。學校即興。商政即修。農工即飭。而上下之弗矩。繫學派之弗溝通。人心之無勢力。雖智其民而不能國其國也。敢問國曰。有君焉者。有官焉者。有士焉者。有農焉者。有工焉者。有商焉者。有兵焉者。萬其目。一其視。萬其耳。一其聽。萬其手。萬其足。一其心。萬其心。一其力。萬其力。一其事。其位望之差別也。萬。其執業之差別也。萬。而其知此事也。一。而其志此事也。一。而其治此事也。一心相搆。力相摩。點相切。綫相交。是之謂萬其塗。一其歸。是之謂國。有國於此。君與君不相接。官與官不相接。官與士不相接。士

與士不相接。士與農與工與商與兵不相接。農與農工與工商與商兵與兵不相接。如是乃至士與君不相接。農工商兵與官不相接。之國者何國矣。曰使其國千人也。則爲國者千。使其國萬人也。則爲國者萬。嗚呼不得謂有國焉矣。今夫軀萬也。心萬也。力萬也。位望萬也。執業萬也。雖欲一之。孰從而一之。吾乃遠稽之三代。乃博觀於泰西。彼其有國也。必有會。君於是焉會。官於是焉會。士於是焉會。民於是焉會。且且而講之。昔昔而摩厲之。雖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強吾國之知。故夫能齊萬而爲一者。舍學會其曷從與於斯。昔普之覆於法也。普不國也。時乃有良民會。卒報大讎也。法之覆於普也。法不國也。時乃有記念會。不數年而法之強若疇昔也。意大利之軛於教皇也。希臘之軛於突厥也。意與希臘不國也。時乃有保國會。保種會。卒克自立。光復舊

物也。日本之劫盟於三國也。日不國也。時乃有薩摩長門諸藩侯激厲其藩士。畜養其豪傑。汗且喘走國中。以倡大義。一獻百吟。一伸百問疾。時乃有尊攘。革政改進。自由諸會黨。繼軌並作。遂有明治之政也。今夫以地之小如日本。民之寡如日本。幕府秉政以來。士之偷民之靡國之貧兵之弱。如日本。君相爭權。內外交訐。時務之危蹙如日本。當彼之時。其去亡也不容髮。而卒有今日。則豈非會之爲功。有以蘇已死之國。而完瓦裂之區者乎。嗟夫。吾中國四萬萬人。爲四萬萬國之日。蓋已久矣。甲午乙未之間。敵氣壓境。沿海江十數省。風聲鶴唳。草木兵甲。舉國自上達下。抱顛護頸。呼妻喚子。蒼黃涕泣。戢戢待斃。猶可言也。曾不數月。和議既定。僨幣猶未納。成卒猶未撤。則已以歌以舞。以遨以嬉。如享大年。如登春臺。其官焉者。依然惟差缺之肥瘠。是問。

其士焉者。依然惟八股八韻大卷白摺之工。竊是講。即有一二號稱知學之英。憂時之彥。而漢宋有爭。儒墨有爭。舜夏有爭。新舊學有爭。君民權有爭。乃至興一利源。則官與商爭。紳與民又爭。舉一新政。則政府與行省爭。此省與彼省又爭。議一創舉。則意見歧而爭。意見不歧而亦爭。究之陰血周作。張脉債輿。旋動旋止。祇視爲痛癢無關之事。而其心之熱力。久永消雪釋於亡何有之鄉。而於國之恥。君父之難。身家之危。其忘之也。抑已久矣。曾不知中國股分之票。已駢闐於西肆。瓜分中國之圖。已高張於議院。持此以語天下。天下人士猶瞠目莫之信。果未兩載。而德人又見告矣。今山東膠灣之據。閩海船島之割。予取予携。拱手以獻。不待言矣。而其欲猶未餒。其禍猶未息。試問德人今日必索山東全省改隸德版。我何以拒之。試問俄人今日以一旅兵

取東三省直隸山陝。我何以拒之。試問法人今日以一介使索雲貴兩廣。我何以拒之。試問英人今日以一紙書取楚蜀吳越。我何以拒之。然則所恃以延一綫之息。偷一日之活者。恃敵之不來而已。敵無日不可以來。國無日不可以亡。數年以後。鄉井不知誰氏之藩。眷屬不知誰氏之奴。血肉不知誰氏之俎。魂魄不知誰氏之鬼。及今猶不思洗常革故。同心竭慮。摩盪熱力。震撼精神。致心叛命。破釜沈船。以圖自保於萬一。而猶禽視鳥息。行尸走肉。毛蟲細故。瞻前顧後。相妒相軋。相距相離。譬猶蒸水將沸於釜。而儻魚猶作蓮葉之戲。燎薪已及於棟。而燕雀猶爭稻梁之謀。不亦哀乎。今夫西人不欲分裂中國。斯亦已矣。苟其欲之。如以千鈞之弩潰懸。何求不得。何願不成。然又必遲回審顧。累歲而不發者。則豈不以彼之所重者在商務。一旦事起。淪胥糜

爛。而於彼固非有所大利。故苟可已。則無甯已也。而無如中國終不自振。終不自保。則其所謂淪胥糜爛者。終不能免。而彼之商務。無論遲速。而必有受牽之一日。故熟思審處。萬無得已。而勢始必出於瓜分云爾。然則吾苟確然示之以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機。則其謀可立戢。而其禍可立弭。昭昭然矣。此所以中東之役以後。而泰西諸國。猶徘徊莫肯先動。以待我中國之有此一日。乃至三年。一無所聞。而德人之事。乃復見也。夫所謂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機者何也。即吾向者所謂齊萬而爲一。而心相攬。而力相摩。而點相切。而綫相交。蓋非是。而一利不能興。一弊不能革。一事不能辦。雖曰呼號痛哭。奔走駭汗。而其無救於危亡一也。吾聞日本幕府之末葉。諸侯擁土者數十。而推薩長土肥四藩者。其士氣橫溢。熱血奮發。風氣已成。浸假徧於四島。今

以中國之太。積繁之久。欲一旦聯而合之。吾知其難矣。其能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數省者起。此數省者其風氣成。其規模立。然後浸淫披靡。以及於他省。苟萬夫一心。萬死一生。以力戴王室。保全聖教。噫。或者其猶可爲也。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也。其學者有畏齋船山之遺風。其任俠尙氣。與日本薩摩長門藩士相彷彿。其鄉先輩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剛諸先生爲中土言西學者所自出焉。兩歲以來。官與紳一氣。士與民一心。百廢具舉。異於他日。其可以強天下而保中國者。莫湘人若也。今諸君子旣發大願。先合南部諸省而講之。庶幾官與官接。官與士接。士與士接。士與民接。省與省接。爲中國熱力之起點。而上下從茲其矩絜。學派從茲其溝通。而數千年之古國。或尙可以自立於天地也。則啓超日日執鞭以從諸君子之後所

忻慕焉。

戊戌政變記卷八終

戊戌政變記卷九

附錄三 光緒聖德記

第一章 上捨位忘身而變法

上以變法被廢。仁至義盡。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變政。旋爲西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流妃兄侍郎志銳。褫學士文廷式。永不敘用。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太監寇連材請歸政。則殺之。於是。上幾廢以醇酒自晦。僅免。乃能延至今歲。長麟者素亢直。恭親王倚用之人也。及革長麟奉詔旨時。上述旨。恭親王跪哭問何故。上揮手曰。不必問。君臣相向對哭。恭邸哭至不能起。文廷式請。上收大權。上搖手囑勿言。上知一攬政權。西后必見忌也久矣。及旅大繼割。上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假我權。

我甯遜位。蓋明知西后之忌。而至是亦不能避也。惟有致命遂志。冀補救而已。四月二十三日。甫下國是之詔。而二十七日西后即逐師傅翁同和。命榮祿出督直隸。總制董聶袁三軍。下詔閱兵。令二品以上大臣遞摺召見。於是訓政廢立之局定矣。夫翁同和爲上二十餘年師傅。上之親臣。祇此一人。既逐矣。西后親見大臣。令其明遞摺矣。散督辦處令其私人統諸軍矣。訓政幽廢之事。上豈不知。蓋以坐聽西后之淫肆守舊。地必盡割。而國必僭亡。與其亡國而爲軼道之降。煤山之續。既喪國辱身。貽謗千古。不如姑冒險而變法。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線焉。當是時也。社稷爲重。而君位爲輕。以民爲貴。而身爲賤。無人與謀。獨斷聖心。決然冒險犯難而行之。如項羽之破釜沈舟。如賓須無之背城借一。其濟則祖

宗之靈也。其不濟則聽其廢。聽其幽。聽其弑。其以死殉社稷。以死告祖宗。以死對四萬萬臣民。甯甘爲唐中宗。魏顯宗之廢。弑於淫妾。以白其志於天下。而不忍爲劉禪之歸命。徽欽之青衣。以一身任亡國之恥辱。蓋自歸政十年。隱忍躊躇。盤桓待時。一恨於失安南。再恨於割遼臺。三恨於割膠旅。與其中割鐵路。輪船。礦產。商務。兵權。種種懷羞蒙恥。抱恨含怒。爵積沈詳。深思熟權。不得已而後以身殉天下。於是皇上誓不爲天津閱兵之行。蓋亦留以有待。不幸爲權奸變而早發。將帥畏葸不忠。遂至幽廢。然入股旣廢。學堂學會報館雲滂沸。數千萬人士騰奮踊躍。競共講求。即使復廢。而開數千萬人士之智。成效既觀。不能得抑。中國一線之不亡。或賴於此。維新愛民之詔書。朝發暮下。海內外讀詔書者爲之流涕。人人皆有中國自強之望。及聞幽廢。咸哭泣失聲。

涕不可仰。

橫漢商人大同學
被學生則已然矣

咸哀失我

聖主。如喪慈母。

且慮中國從此亡。盛德

四

遺愛如此。嗚呼我皇上之捨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豈有過此者哉。甯幽廢篡弒於妾母。而不忍含垢蒙羞於亡國。其權衡至當。大義明決。豈有過此哉。而說者或疑爲急激。或譏不能堅忍。夫忍之十年。淫肆聽之。土木聽之。縱宦寺開貨賄聽之。任權奸用昏謬聽之。盡亡屬國聽之。喪師辱國聽之。徧割邊地聽之。盡輸寶藏。盡失權利聽之。日日熟視。年年畫押。以一身任祖宗之統。人民之寄。坐受天下萬世之責。敵國外患之侮。若是者十年。日甚一日。年甚一年。自視其國將爲土崩。將爲瓦解。將爲豆剖。將爲瓜分。將爲魚爛。將爲波蘭。將爲印度。將爲安南。將爲緬甸。祖宗大業。從此隕墜。神州民庶。從此陸沈。宗廟社稷。將不血食。鐘虜將墮頭。衣冠將塗炭。官闕將禾黍。若是者無

所知識。酣寢薪火則已。令稍有知識。每一念至。發憤汗下。怒髮上指。目眦欲裂。不可一日忍。況聖明如我。皇上者。觀萬國若觀火。念萬民在塗炭。既仁且智。又安能忍。然而沈幾待變。忍辱負重。含垢忍尤。於今十年。至待之無可待。忍之無可忍。而後出此。即不然則安坐以待之。從容以忍之。一切再聽西后之所爲。則九月天津閱兵。幽廢如故。而聖明英武不著。盛德不暴於天下。遺愛不留於百姓。更附益以謗言。則眞爲昌邑之續耳。況加以有割地削權之辱。則誣爲得罪於祖宗。得罪於天下。亦何能見白於天下後世哉。固以爲廢之爲宜耳。即幸而不廢。再坐聽西后之淫肆游侈。興土木。縱宦寺。任權奸。用昏耄。但保願和咫尺之園。而日日割地失權。坐亡萬里。祖宗之天下而不顧。則終之亦爲子嬰之輿櫬。懷感之行酒。幸亦僅爲安南之虛名。不幸則爲緬甸之被虜。其

六
知者責以敵苟不能制大魚。比於魯莊不能防文姜。六極之弱。失天下不能無罪。其不知者則傳會文致。盡以魏胡靈后之行事之醜歸之於明莊烈帝。責以無道亡國。亦復誰能辨者。豈若今即幽廢而激天下之怒。則朱虛平勃東之敬業。猶有望焉。以保國祚。嗚呼。我皇上處至難之境。難白之地。而卒以仁智垂功德於天下。捨身輕萬乘。而思以保國救民。自非至聖仁人。孰能若此者乎。

第二章 新政皆無人輔佐而獨斷

皇上英斷絕人。當五月以來。變行新法。上之親臣只翁同和一人。早已驅逐。其樞臣中皆守舊庸懦。無一通古今中外之才。無一人願贊維新。並無一人能備顧問者。乃至內外諸大臣皆然。以上之明。日與諸守舊衰謬之臣相見相接。無一能稍酬聖意。稍答聖問者。行事無所與謀。畫策無可與決。立法無可與

議疑義無可與難。掌故新法無可與問。當是時。上讀古今中外之書甚多。講西法甚熟。皆遠出諸大臣千萬。而諸臣非惟不能佐助。若剛毅且挾西后李聯英之勢。每事必與上忤。而上無逐大臣之權。無用人之權。雖有所善。不能置一人於左右。朝夕謀議。以問天下之人才。知天下之情勢。考中外之形局。斟酌損益變法之宜。條理構畫新法之全局。雖欲開制度局懋勤殿而不能也。即有可信任之人。非徒不敢用。且避嫌不敢多見。以備顧問。謀議一事。僅藉奏摺以通之。而奏摺皆與天下共之。故上有欲疑問謀議而不能。下欲請委曲措施而不可。以新法之重大。用人行政之要。從古所難。未有不藉一人毗贊謀議。而能敷政優優者。上乃一切獨斷。裁自聖心。五月至七月九十日之中。新政大行。從善如轉圜。受言如流水。雖上壓於西后。下阻於羣臣。而規模廣大。百

度維新。掃千載之糝政弊風。開四萬萬人之聰明才智。流風善政。美不勝書。民望蒸蒸。國勢日起。以二千年來之賢君英主。在位數十年之久。賢才數十人之多。可書之事。可傳之政。未有若我。皇上無權無助。行政九十日之多者。令有全權。多賢輔。而久道化成。豈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哉。算學家之反正比例。可以推矣。

第三章 羣僚士民皆許上書

國朝天澤極嚴。君臣遠隔。自內而公卿台諫。外而督撫。數百十人外。不能遞摺。其庶僚名雖許由堂官代遞。士民許由察院代遞。而承年無事。大臣亦稀諫書。故壅閉成風。庶僚士民既不上書。堂官察院亦不肯代遞。故雖有四萬萬人。實數十資格老人。支絀掩塞之而已。聖祖世宗時。各道尙間有遞摺者。嘉道

後則絕無之。故疾苦如山。積弊如海。九重萬里。無由聞知。向來譬之如十七重浮屠。層層塞隔。雖有才人志士。扼腕嗟嘆。而敵患民隱。無由達於上聽。良言嘉謨。無由入告於后。即以恭親王雖爲親藩。位猶人臣。而士夫不能見。不能上書。故在總署三十餘年。聰明絕人。而萬國情事不能解。輿圖亦未能詳考。蓋尊貴太甚。壅蔽必多故也。餘若宰相大臣督撫司道。皆士民所不能上書者。蓋蔽塞甚矣。即前朝間有太學生上書。亦絕無民人上書者。皇上乃欲盡知民隱。欲盡覘天下人才識。破盡壅塞。蕩開堂壁。既勸開報館以求昌言。復許藩臬道府上摺。既許羣僚及州縣遞奏。並許士民上書。又恐詣闕爲難。聽在外由州縣封遞。非徒國朝所無。亦千古所未有。考通史而不得見者也。於是懷才抱志之士。望風雲集。咸得吐胸臆。紓實學於聖主之前。九流並湊。百孔同和。上

備嘉納。見之施行。真千古未有之盛遇也。四萬萬人中。凡有疾苦。凡有積滯。凡有才賢。孰不呈露。破除於聖主之前乎。廣聞見而決積壅。通下情而達民隱。坐一室而知四海。不窺戶牖而知天下。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第四章 豁達大度

國朝堂陛既嚴。又承平日久。權臣和珅穆彰阿之流。以督責箝羣臣之口。奏摺中一字之失。一畫之誤。體裁少謬。非徒嚴譴。有得重禍者。故羣僚畏謹。恐不自保。石慶馬五尾之獲罪也久矣。當羣僚上書之日。多出草野。不諳奏摺體式。或有官衛在上。或稱職不稱臣。或稱呈不稱奏。體裁雜沓。上皆不問。明降諭曰。吾欲覘舉國人才識耳。體式何責焉。至有野民漁人上書。用二尺之長條。稱及。皇上亦不抬頭。皇上笑而置之。求言之深。求才之切。寬小故而舉大。

誼。大度容人。蓋自古所未見焉。

第五章 日昃勤政

承平日久。大臣皆以資格進用。偷惰度日。阻隔言路。章奏日稀。入直即退。既許羣僚及士民上書後。都察院每日遞摺數十。各署亦然。摺厚有至百數十開者。上鷄鳴而起。日哺乃罷。猶不能盡。上乃自閱其要者。餘令譚嗣同四京卿入軍機覽閱。然每日猶不能畢。或請少加制限。上終不倦。不肯限制。此又自古所無。先是章奏或少。上端坐穆思前日之摺。斟酌施行。退朝則考讀西法新政之書。日昃不遑。其勤政如此。

第六章 求才若渴

唐宋皆五日一朝羣臣。明世見大臣尤稀。神宗乃至二十九年不見臣下。國

朝立法。每日必召羣臣。不問寒暑。皇上求才若渴。海內豪俊。日有薦舉。每日除樞臣大臣及值員外。召見薦舉人才。垂問勤勤。或遇一二時許。稱旨者擢用。儻開懋勤殿以謀議制度。用外國通才以備充顧問。考數月內薦舉之多。爲國朝所未見。上之求才若渴如此。

第七章 破格用人

資格用人。至國朝而極矣。漢人舉孝廉爲郎。擢議郎爲守。入朝即可爲三公。我朝則御史九轉乃致五品卿。侍郎則左右徧歷乃能陟都憲。編檢郎曹十餘年乃得補缺開放。若循資久者皆至大僚。以是士氣翕萎。夫漢武帝明太祖擢用英豪。皆有不次之擢以厲士氣。故人人有進取之心。皇上於袁昶岑春煊一言。皆趨授藩司。王照不畏強禦。則以主事而擢四品卿。江標督湖南學政。

唱新政有聲。則擢四品卿。黃遵憲官湖南有聲。則擢三品卿。使日本。鄭孝胥召見稱旨。則由同知超授道員。若四軍機。則楊銳以內閣侍讀。劉光第以刑部主事。譚嗣同以知府。林旭僅以會試舉人中書。並授四品卿。參預新政。參預新政者。實爲宰相矣。其徐致靖王錫蕃以少詹學士作署禮部侍郎。固爲超授。即李端棻以倉督授禮部尙書。尙是超擢。以禮尙多由兵刑工三部推移。無有由侍郎上擢者也。若袁世凱之由按察使擢侍郎。吳懋鼎端方徐建寅以道員擢三品卿。皆不吝通爵顯官。以待天下之士。令士氣聳動。人人有拔用之望。相與講求。即至有爲以主事召見。已爲咸豐以來四十餘年未有之創舉。若以主事專摺奏事。尤爲國朝曠典所無。其破格以待天下之士。實有漢武帝明太祖之風。高武遠懸。可以爲開創之規模焉。

第八章 明罰勅法

二品大臣以上。向請命於西后。上無權焉。然明罪勅法。尙有雷霆振厲之風。以壅塞言路之故。盡褫禮部全堂尙書侍郎六人。逐敬信李鴻章出總署。實有大明黜陟之力。無權猶如此。若有全權。則守舊迂謬之人。必難偷情取容者矣。榮祿深畏英明。自恐不保。故及於難。然深宮隔絕。無人與謀。不知外事。但觀英斷。已合武人志剛之義。可以見英絕之才矣。

第九章 用人不惑

皇上信用英賢。不搖於疑謗。翁同和爲上二十餘年之師傅。尊信固矣。即有爲以一新進小臣開保國會事。潘慶瀾黃桂鋆李盛鐸三人言之。上不及問。召見一次。而尙書許應騫御史文悌疊攻之。上皆不惑。且因此而罪許文。大學

士孫家鼐亦有言。其餘讒謗之說。或誣其自爲教主。自爲民主。不可聽聞。上皆不惑。湖南舉人曾廉請殺有爲。又誣引梁啓超言行一切民主民權之說。加誣以楊州十日記攻滿洲之言。上非徒不惑。尙慮西后見摺而怒。特命譚嗣同條條議駁。長至千餘言。乃以摺呈西后。及西后聽謠謗欲害有爲。上即促令出上海以俾之行。其曲折保全之意。絕出人意表。又非徒不爲讒間所入而已。湖南撫臣陳寶箴學臣江標臬臣黃遵憲紳士譚嗣同。皆爲湖南舊黨士大夫攻。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前後劾之。其後劾者疊起。上非徒不問。江黃皆超擢京卿。陳寶箴又特旨嘉獎。於是言者少息。上之用人不疑如此。

第十章 從善如流

士無貴賤。凡有獻納。莫不降旨立行。從善如轉圜。九十日中。新政無數。去數

千年之積弊。雖向來英君令辟。臨政數十年。可書之事。未有 皇上九十日之多者。豈非絕世間出之 聖主哉。

第十一章 儉德謹行

皇上向來儉德。歲費數萬金。御案破而不修。案上黃布舊而不換。地或無氈。西后之宮。日興土木。而 上御之殿。破壞不少修。即 文華殿常見外國使臣。而塵舊不堪。不加塗黝。內務府惟知媚西后。不顧 上之服御。 上亦不問也。西后日縱嗜欲。日日傳戲。 上雅不好妃嬪。僅珍瑾二妃。瑾妃死矣。今僅珍妃一人。太監寥寥。 上絕無他嗜。目不邪視。足不妄行。口無妄語。惟好讀書。問及西國新式精奇器物。以考其製造之奇而已。蓋儉德端行。出自天性也。

第十二章 好學強記

皇上聖德睿明。學問淵深。樞臣某公會語予曰。上性強記。閱奏摺極敏速。偶有奏摺稍少之日。即端坐追思舊摺。有及數月前數年前者。樞臣皆忘之。上猶能指出某人所奏某事。故樞臣多以此被譴責。梁啓超所著變法通議。進呈兩日。梁啓超召見。上發出其書。令訂正漏誤。皆粘出片紙。其精細勤敏如此。有爲進呈之日本變政考。連日被促。一冊甫上。閱日即催。蓋讀書之敏可見。蓋所從之師傅。學問深博。故上之文學本源極厚。書法鍾顏。端厚渾朴。詩文極雅。今上諭多上親筆丙戌會試傳誦齋宮御製詩已極雅外論疑上之文學或言及游戲之事皆李聯英欲傾上造謠以散人心無是事也上退朝之暇。手不釋卷。絕無嗜好。既無權則惟以讀書爲事。故讀書極多。昔歲無事。旁及宋元板本。皆置懋勤殿左右。以及漢學經說。並加流覽。及膠旅變後。上怒甚。謂此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監跪請不許。大購西人政書覽之。遂決變政。上疏宋元

板書事多有議。上之太過激者。太監多走告西后。以上嘗西書又謂上入西教者謠誣紕紕然從古英主剛決多如此。焚雉裘以戒者。破釜舟以作勇。豈能議其暴殄天物乎。偶一舉事以著。以發憤之心。正以見陷腐之意也。守舊者以常例營之。何足算哉。

十八

第十三章 養晦潛藏

自歸政後十年。上不甚決政事。大臣或謂上性質弱。明而不英。多誤信之。及觀新政之行。督責大臣。推布新政。日新月下。及黜權奸壅蔽之罪。擢通達英勇之士。施破格之賞罰。若雷動而雨注。於是知昔者不決政事。蓋以事權不屬。養晦待時也。今以英明一露。即被廢立。然後知上十年來之忍辱養晦。爲不可及也。

第十四章 特善外交

中國夷夏之戒。從古極嚴。自宋人敗割於金。汴京屢破。二帝蒙塵。飲恨吞聲。胡

安國之傳春秋。專發此義。而大地未通。未知萬國別有文明一例。以匈奴突厥視之。此守舊諸人之心識。所以不肯變法。而傲侮強鄰。不通外交者也。上博覽西書。深通萬國。意存平等。親視友邦。其文明之國。尤能重視。獨明大局。破棄小嫌。日本新有割臺灣之事。國人咸疏惡之。而上知其變法文明。昔急自立。今欲親好。於黃遵憲之東來。親以硃筆改定國書。爲同洲至親至愛之國六字。德主之弟親王軒利來觀。羣臣斤斤爭典禮。上獨曰。不必爭小節。失大局。許賜之坐。起立見之。親與握手。此國朝所未有。非德人所爭。而上自定之者。暨日相伊藤博文來遊。請觀。上亦賜之坐。期鮮故吾屬國。經東事後。聽其自立。然以舊體不肯與通國書。上亦慨然許之。廷臣儼國書猶斬其稱。稱爲朝鮮國主。上親改之。還其帝號。其不計小節。能親外交。破舊日疏傲之虛文。而

務行保國愛民之實政。以國之自立。在此不在彼也。

第十五章 愛民忘位

中國以孔學教士夫。以老學治國。二者相持二千年。其務施仁政。除苛虐以惠民生者。諸儒日持經義。爭之於朝。而積久歷漸。以有寬政及今日之民者也。然自韓非倡督責術私國愚民術。而秦用之。漢人從之。後世帝王皆以私國愚民督責術爲傳子孫秘策。外雖間施孔學大義以結民心。實皆欲固權位以箝制其下。故雖知有開民智聽民議之善政而不欲行。夫以四萬萬之民。二萬里之地。而弱至此。惟愚民之故。皇上蒿目時艱。殷憂危亡。亟亟變法。羣臣言者除大乖謬無不立從。大學士孫家鼐虐之諫曰。方今外患殷迫。誠不可不變法。然臣恐變法後。君權從此替矣。時各報多有言民權者。上文欲開議院。故孫家鼐言

及此。上曰。吾變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權之替不替何計焉。嗚呼。皇上無私其位之心。但有救民之志。雖堯舜之聖。豈有加諸。又議院者。皆各國之民以死爭之而後得。俄羅斯之民以死爭之百年而不能得者。而我皇上乃自欲開之。好善如不及。而無一絲毫之私心。上諭有一民不被澤。朕躬未爲盡職。又有使天下知其君之可恃語。嗚呼。至公至仁。孰有若我皇上者乎。後以臣下言民智未開。守舊太多。開議院則益阻撓新政。上乃悟曰。待後數年乃行之。然命衆至庭。謀及庶人。闢門籲俊。合宮總章。明堂之良法美意。上固已躬先之矣。

戊戌政變記卷九終

44/830